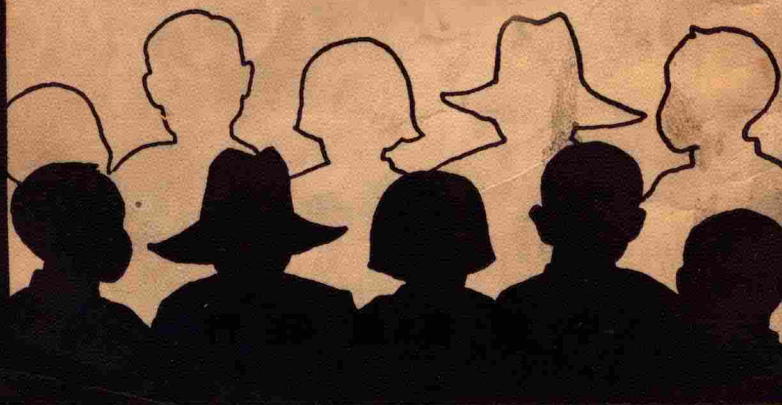




大 衆  
文 化 叢 書

# 殖 民 地 問 題

鄭 道 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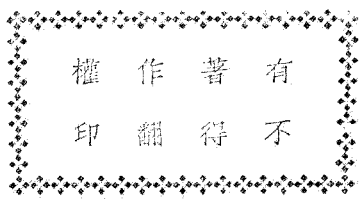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初版

大眾文  
化叢書  
殖民地問題 (全一冊)

◎ 基價 三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鄭道傳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 殖民地問題目次

## 第一章 殖民地的本質

- 一 構成殖民地現實的兩大樞樞……………一
- 二 資本主義掠奪殖民地的三階段……………三
- 三 兩次大戰，一個病根……………一四
- 四 戰後各殖民帝國的新姿……………二一

## 第二章 殖民地的再分割

- 一 國際託管制——委任統治制的變種……………三二
- 二 美國強管太平洋基地……………三七
- 三 美國不退出南朝鮮……………四一
- 四 義大利的殖民地遲延處決……………四八
- 五 南非聯邦要求合併西南非洲……………五二

第三章 殖民地的再奴役與反奴役……………五八

一 新形式下的新花樣與新鬥爭……………五八

二 菲律賓的「獨立」與內戰……………六一

三 印度的「分治」與分裂……………六六

四 緬甸的「獨立」與左傾……………七二

五 馬來亞的「自治聯邦」與「聯合行動」……………七七

六 巴勒斯坦的「分治」與阿猶戰爭……………八三

七 越南的「法越聯邦」與焦土抗戰……………八九

八 印尼的「荷印聯邦」與「末里汶起義」……………九五

第四章 殖民地問題的展望……………一〇三

一 殖民地不能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一〇三

二 殖民地必然掙脫奴役的枷鎖……………一〇六

# 殖民地問題

## 第一章 殖民地的本質

### 一 構成殖民地現實的兩大槓桿

構成殖民地現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寄生的資本主義，一個是土生的反動勢力。兩者的關係在某些方面雖勢如冰炭，但在另些方面却血肉相連，造成殖民地大多數勞苦人民在任何方面都處於被壓搾的厄運。

先說資本主義，它是以商品生產為特徵。商品生產必然造成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者（資本家）憑着獨占生產工具的特權，把搾取勞動者所生產的剩餘或利潤，不斷地擴大再生產，俾轉化為更多的剩餘或利潤。於是，一方面盲目地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的程度，因而產生出很多超過社會消費能力的商品；另一方面却在資本家間發生「大魚吃小魚」似的競爭，使得

大批中小資本家陷於破產，同時又因為採用新的生產技術從事榨取和競爭，使得大批勞動者遭受排擠。這樣便造成整個社會購買力的減低，因而生產過剩的程度更相對的擴大。爲了免於生產過剩的威脅，爲了掠奪更大的剩餘或利潤，貪吝的資本家便想到海外的落後地帶。在那裏，不但有新的市場，而且作爲構成這些地帶的「落後」性的農業經濟，又是供應各種廉價勞力和各種工業原料的溫床。一石數鳥，這些落後地帶遂在資本主義者各種巧取豪奪的殖民政策之下，變成一塊塊被傷害與被侮辱的殖民地。

這些落後地帶爲什麼會這麼脆弱地成爲資本主義者的獵物呢？主要的理由是它們當時的歷史發展落後於諸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在那裏的居民，不是生活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階段上，便是生活在「爲買而賣」的單純商品生產階段上，他們的生產方法規定了他們脆弱的能力，這表現在交通的阻塞，表現在資源的死藏，表現在財力的支絀，表現在軍事技術的拙劣，尤其表現在作爲其支配者的王公、貴族、官僚、豪門的自私和無能。因爲這批支配者對內壓榨有餘，對外抵抗不足，他

們在國內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大土地所有者，對農民大眾實施超經濟的剝削，收取勞役、現物和貨幣各種方式的封建地租。甚至在更落後的情形下，農民是所謂地主的「能說話的工具」，地主對農民操着生殺予奪的特權，就是在最進步的情形下，農民的利益也不過是地主及其代表人的幌子，他們站在農民的存樑上大叫民主自由，農民仍然在征兵征實的苛政下，捧出自己畢生的心血。至於對付外國資本家或資本家的代表，或作無條件投降，淪自己的國土爲十足的殖民地；或作有條件的讓步，將自己變作半殖民地的傀儡；藉以維持並強化其本階級所固有的地位。

總之，資本主義與土著反動勢力同爲殖民地人民的大敵，殖民地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與土著反動勢力的混血種。愈到近代，這種意義的殖民地的形相愈益明顯。

## 二 資本主義掠奪殖民地的三階段

當資本主義者爲了需要市場、原料和廉價勞力而掠奪殖民地的時候，那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近於成熟的時候，實則對於資本主義的誕生，殖民地早已盡了催生

的作用。這便是資本主義在原始積蓄時期對殖民地的掠奪。資本的原始積蓄與此後一般的資本積聚的意義，是不相同的：後者是將生產所獲得的剩餘或利潤，不斷地轉化為新資本，使生產範圍繼續擴大；而前者却是意味着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初生時，那第一次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本的來源的問題。馬克思說：「美洲發現金鑛和銀鑛；美洲土著居民的被撲滅、被奴化、被埋於礦山內部；開始侵略並劫奪東印度；把非洲變成獵取黑人的獵場等等的事實，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期，這些牧歌式的過程，是原始蓄積的主要因素。」（「資本論」一卷八五二頁）這正是十五六世紀時期，也就是地理上的偉大發現時期，西班牙與葡萄牙開始向海外進展，接着而起的有荷蘭、英國與法國，殖民地的天然富源是他們在這個時期所掠奪的主要對象，欺騙與苛索同時並行，他們一面以小巧的工藝品與當地的土人貴族交換着貴重的金屬品和特別的生產物（如石竹、胡椒、烟葉、咖啡等），一面向土人抽取異常苛重的捐稅。稍後，他們便進一步奪取土人的身體，這就是所謂「奴隸買賣」。

奴隸買賣，都經各國政府所公認，並以國家的武力作後盾（其實，當時的政



府、海盜、商人是三位一體的)，各國政府都用法律規定奴隸貿易的獨佔權，在西班牙最初是國王授給廷臣，廷臣又把這獨佔權買給特許商人。在英國詹姆士一世時代，這種獨佔權，由國王以一定條件賣給兩個奴隸貿易公司；在一七一三年，英國對於美國的奴隸貿易，成爲安娜女王的特權。關於奴隸生活的慘狀，盧森堡在她的「新經濟」上描述着：

「西班牙人在苦馬古納島捕狩土人，有四千西印度人被捕獲了。因爲食物缺乏，與親子訣別的悲哀，所以被囚的土人，大部份都在苦馬泥港的途中死亡了。奴隸中有的因爲疲勞而落在後面，西班牙人怕從後面受到他們的襲擊，用匕首刺背，把他們慘酷地殺了。這一羣不幸的人類，全身赤裸，疲乏殘傷，又因飢餓，幾不能起立。更用鐵鎖縛着他們的頭和手足。青年男女，無人不遭這班強盜們（西班牙人）的暴行，供他們荒淫的犧牲，多數少女，都染梅毒，成了永久的殘疾……。」

關於奴隸買賣的數字，達到非常可驚的程度。在一六八〇——一七〇〇年間，

非洲黑奴貿易公司經手買賣的黑奴達十六萬人，由其他私人企業經手買賣的約三十萬人。又在一七〇〇——一七八六年間，輸入於加瑪地方的黑奴，有二百十三萬人，每年的平均數為二十萬。據另一記載，各國在非洲獵取的黑奴在一千萬以上。奴隸買賣所以如此發達，是因為這項買賣特別有利可圖，如「世界史教程」所述：

「由黑奴買賣所得的利潤，不下百分之五十，通常達到百分之一百五十以至百分之二百。據某個報告，一六九二年所揭出的數字，用二萬九千二百利維爾購買的奴隸，賣價為二十四萬利維爾。」

這麼龐大的利潤，遂孕成大部份「新出生的資本」，不過這種資本「由自己自頂至踵的全部毛細孔中，都在流着血液的污物。」至於在當時作為這種資本出生地的統治階級（會長王公之流），並沒有受到多大的傷害，並且還在外來者的威脅利誘之下，成為忠實的幫兇。下列二則史料可為例證：

「一五一九年，西班牙駐古巴總督派科德司(Cortez)北征墨西哥，其中最強大的部族達拉斯加拉(Tlascalala)即為所敗，科氏乃以之為內應，當時的墨西

哥王蒙提組馬 (Montazuma) 也和戰不定，最後乃率貴族千餘人出迎，科氏即利用他作傀儡，盡情搜括，半年內得黃金七百萬美金。」

「一五三〇年，西班牙宮廷再遣比撒羅 (Pizarro) 率軍遠征祕魯，當時祕魯王阿塔瓦爾帕 (Atahualpa) 正與他的弟弟瓦斯卡 (Huscar) 爭位，比撒羅一面應付祕王，一面聯絡瓦斯卡。後來祕王派人暗殺他的政敵，並願以約值美金四千萬元的黃金獻與比撒羅，比氏假作允許，待黃金到手，即治祕王暗殺之罪，另以瓦斯卡的弟弟曼谷 (Manco) 做傀儡，藉圖征服全祕魯，到了一五三三年，目的便到達了。」

\*

\*

\*

由於欺騙交易和暴力劫奪，進而運用奴隸勞動以從事種植和採掘，這已經表示着資本主義者的殖民地政策向前進了一步；不過在這個時候，他們對落後地帶不大值錢的原料（五穀、木料、賤金屬等），還不大重視，這是因為當時交通不便，賣價還不够彌補運費，同時工業發展還相當薄弱，國內的農產品尚足够供給。到了十

八世紀七十年代，世界主要諸現代國家先後完成產業革命，機器和蒸氣被應用到生產領域來，各國的生產力引向空前的上昇。於是他們對殖民地的要求也便進了一步，他們不但由黃金和特別生產物的掠奪進而爲一般賤價原料的掠奪，而且把在國內製造的工業生產品，大量輸到殖民地去。

以原料掠奪而論，這個時候的資本家及其代表，用種種方法在殖民地發展單一的大規模的種植園經濟制度。一面用政治暴力逼迫土人種植所規定的植物，一面以稅率或價格政策，鼓勵土人作適應市場需要的種植。例如埃及的棉花，印度的茶葉、棉花和桐油，古巴的糖，巴拉圭的咖啡，爪哇的樹膠和糖……，都是這種政策之下所造成的「特產」。這種「特產」，對作爲這些地帶的宗主國有兩大好處：（一）由於這些出產都是爲適應宗主國的市場而存在，因而更加深這些地帶對宗主國的依賴；（二）宗主國控制着這些產物的生產運銷，因而可以獨佔着更大的超額利潤。

以推銷商品而論，由於在殖民地獲得大量廉美的原料，同時也就豐富了商品生產的數量，這些商品留在國內市場，至多只能得到平均利潤（因爲已經有衆多資本

家間的競爭和人民消費能力的限制)；如果運到殖民地去，那裏不但有廣大的，不大識貨的消費人口，而且有樂於充當買辦的反動勢力，宗主國資本家及其代表通過對後者的勾結，可以在殖民地享有關稅優惠權及其他經濟指揮權，這便保證了獲得獨佔的超額利潤的可能。同時，它們還可以在殖民地興築鐵路和公路，口頭上說是代為發展交通和促進文明，實質卻因此便利了它們自己的商品運銷和原料取給。至於宗主國與殖民地的海上運輸，大抵由宗主國的商船隊獨佔經營，這筆海運利益也必因商品、原料輸送頻繁，而累積成巨大的數目。

不過這個時候的資本主義國家，畢竟尚在產業革命的初期，輕工業對重工業尚保持相當的優勢地位，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尚不甚高，所以在國內以機械化代替或驅逐勞工的要求，尚不十分急迫，因而勞資的衝突尚不十分尖銳。就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而論，宗主國一面就已得地域從事開發和開化，一面繼續向內陸勘察和探求，可以說尚處於「消化」和「咀嚼」的階段；殖民地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多少處在被動的或不自覺的地位，於是二者間的關係便較為單純。至於各資本主義國家

間的關係，因為它們在當時對落後地帶的追求和佔有，尚未達到完全絕望的境界，因而便以「自由競爭」的恣態，降臨能力所及的目的地。同時，那些剛踏上資本主義旅程的國家，毛羽未豐，也不敢與先進國家貿然衝突，於是彼此間即使爲了在殖民地的利益而發生齟齬，也尚能容忍相處，

\*

\*

\*

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開始轉入發展的新階段——帝國主義階段。英國走在這一行列的最前面。她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領有印度、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地，十九世紀末葉，她更侵佔了巨大的新領土，主要是在非洲；法國在這時也非常地擴大着殖民地的領有（在非洲及印度支那），就領有的規模來說，她成了世界第二個殖民強國。同時，德、日、美、意等，也都開始了對殖民地的侵奪；帝俄也實行了積極的侵略政策。於是，所有的落後地帶都一一分割完畢。

這是一個極不相稱的場面，少數國家的少數人，操縱着多數地方的多數人的生活和生存。有人在一九三二年估計，全地球上二十萬萬人口中，就有十二萬萬人是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只有三萬萬四千三百萬是殖民列強的人口。這就是說，在宗主國壓迫民族內，平均每一個人就有四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內的奴隸，在個別宗主國內，比這個平均數字要大些，例如每個英國人，平均就有十個殖民地的亡國奴。而且，宗主國內壓迫民族中，還要除去同樣在被壓迫地位的工人階級，上述數字所構成的比例將要更大。

由於落後地帶已經分割完畢，由於各宗主國列強已無法自由擴張，於是這一階段中的殖民地政策，便只有向更集約更深入的方向發展。這便是：（一）資本輸出佔主要地位；（二）壟斷替代了自由競爭。

資本輸出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舊投資對技術發展的阻礙。技術一日千里的改善和發明，使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要澈底地、全盤地改組其生產機構，與技術先進的青年國家相競爭，是不可能的，結果，必然地使其資本所得的利潤率降低。資本家們切身地感覺到資本之長留祖國，顯然是無厚利可圖了，它急於尋找新出路，這時候，殖民地正提供着下述的優越條件：（一）那裏的工業原料通常比高度工業化的資

本主義區域要便宜得多；(二)那裏的勞動力，因為土著人民生活水準很低，在勞動者方面又無充分的組織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所以工資極為低廉；(三)資本家因使土地向土地佔有者繳納的地租，比較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區域也要低廉；(四)在殖民地國家內製造的商品不同於國外運來的商品，它簡直沒有抽稅。所以，在帝國主義時代，宗主國的資本遂如流水般傾向殖民地來。而且，資本輸出並不妨礙商品輸出，它更進一步成為刺激商品輸出的手段，因為資本輸出除了「投資設廠，就地開工」的意義外，尚可以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反動勢力（買辦性的資本家、軍閥和政客）發生借款的關係，在借款承受之前，往往先商定了一定量的商品向資本輸入國家輸出（如建築材料、軍需品等），於是資本輸出遂同時引起商品輸出。在第一次大戰前夕，英、法、德三國為巨額資本輸出國家，它們的投資總額共達一千七百五十萬萬至兩千萬萬法郎；這筆投資的每年利息收入，若以年利五厘計算，也就達到八十萬萬到一百萬萬法郎之多。

次就壟斷而論，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的必然產物，因為初期資



本主義階段的「自由競爭」，產生了少數大企業擁有一切的「生產集中」。這幾個少數享受着「生產集中」的寡頭資本家，爲了避免再競爭所發生的浪費，遂相約暫時以壟斷方式平分秋色。所謂壟斷，就是少數大資本家對於生產和流通等作獨佔的支配，如卡迪爾、辛迪卡、托拉斯便應運而生。這些壟斷團體，最初是一國資本家的組合，後來竟發展成爲數國的國際組合。他們不但控制着國內外的原料和市場，並且規定限制生產和交換技術上的新發明和改進，以共同反對工人階級的鬥爭。如美國石油托拉斯——美孚行，英荷石油托拉斯——亞細亞行，便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這些壟斷者不但是各國經濟上的支配者，同時也是政治上的支配者，他們可以津貼報紙，操縱輿論，捐助學校，收買教育機關，又用各種方法推舉自己的代表任政府顯要的職位，有時甚至親自出馬。譬如美國前任總統胡佛，就是一位碩大的礦業資本家；有名的「楊格計劃」起草人楊格，也是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領袖。英國保守黨兩個著名的領袖，鮑爾溫與張伯倫，都是鋼鐵托拉斯的大股東；德國著名的鋼

鐵大王斯蒂森與克虜伯，便是希特勒背後的實際支持者；他們對於全國的政治經濟都能支配，於是形成金融資本家的獨裁政治。他們派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專員、大使、領事、顧問、通訊社、宗教團體，也都是或明或暗地執行他們本國金融資本家的殖民地政策，甚至他們還聯合各國以慷慨的施主出現，如過去在埃及的「埃及債務委員會」，在伊朗的「沙罕赫薩銀行及清算——貸款銀行」，在中國的「銀行團」等；有時以和善的調停人出現，如第二次大戰後出現在印尼的「善意服務委員會」，在南韓的「臨時委員會」，在聖地的「巴力斯坦調查團」等。儘管他們的面目不同，但他們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鞏固本國或其與國的資本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既得利益，並掠取新的利益。

### 三 兩次大戰，一個病根

殖民地成爲資本主義的營養，但養胖了的資本主義卻過着不安份和不安定的生活。

不論就各國相互間講，抑是在某一特定國家講，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是無法平衡的。「企業、托拉斯、工業部門、以及個別國家的發展的不平衡的進行，並不是依照已經規定好了的秩序，也不是一個托拉斯、一個工業部門或一個國家，時常走在前面，而別個托拉斯或國家，經常依次跟在後面，而是跳躍的，在一個國家的發展中帶着間斷，而在別個國家的發展中則跳躍的前進。」「那些從前佔居第一位的國家，比較緩慢地發展自己的工業，而其他那些從前落後的國家，卻迅速躍進，趕上和超過它們。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經濟勢力及軍事勢力的對比，已經變更了，重新瓜分世界的趨向出現了，重新瓜分世界的鬥爭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當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以前，英國掌握世界殖民地的獨占，是和它在工業、商業、金融領域中的世界統治權一致的。法國也是一個僅次於英國的殖民國家，但從十九世紀末葉起，這種統治權已經動搖了。少壯的工業國家德國和美國前進了，而且德美二國在科學、技術上所呈現的「少壯」，益顯得英國的「老牛破車」的衰老。但作爲它們龐大的生產力的發洩目標的落後地帶已經分割完畢，英國在其中所佔比例，

較其他列強所佔總數還要多，雖然它們可以藉「國際壟斷」的協定以圖緩和，但協定是以資本的實力為基礎，一旦由於「不平衡發展」衝破了「實力」的比例，國際間的衝突仍難避免。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以英、德二帝國主義者的矛盾為主導而發生的。當時，美國還在完成着自己國內巨大資源的開發，並且比較遲緩地加入要求世界分割的鬥爭中；德國卻處在相反的地位，它自己的生產能力大大地擴張了自己的工業，絕對沒有如同美國所有的那樣大的國內銷售市場，也沒有那樣豐富的原料來源，它遠遠沖破了國內市場的範圍，並要求國外的擴張。於是德國便企圖發動戰爭從英法手中奪取殖民地，企圖從俄國手中奪取烏克蘭、波蘭和波羅的海岸各國，英國也只有企圖用戰爭來擊破自己危險的競爭者——德國。因為德國的商品在大戰前正日甚一日地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的商品。此外，英國還企圖侵佔土耳其所屬的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並穩定在埃及的地位。次要角色如法國，則企圖從德國手中奪取富於煤鐵的薩爾流域和亞爾薩斯、洛林，而亞爾薩斯、洛林是被德國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後從法國手中奪去

的。至於沙俄也正企圖瓜分土耳其，夢想侵佔由黑海到地中海的達達尼爾海峽，奪取君士但丁堡，在沙皇計劃中，還要奪取加里細亞（即奧匈帝國）。於是，這場各有所求的殖民地分割戰爭，終於以奧國皇儲被刺事件為導火線而在巴爾幹半島上爆發了。

經過四年苦戰，同盟國敗北了，但結果只不過是協約國在分贓的形式下簽訂了凡爾賽和約，實行所謂「道威斯計劃」，以掠奪德國的勞動者；在遠東太平洋方面，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列強，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中所成立的「九國公約」名義下，共同「和平地」掠奪半殖民地中國被壓迫的人民；此外，又御用着國際機構，訂出委任統治的辦法，重分各戰敗國的殖民地。這種方式不但沒有解決這次戰爭的癥結——殖民地合理分配問題，而且在帝國主義陣營中，又創立新的「不平衡」：一面是戰勝國英、法諸列強及其附庸（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等）對新局面的把持；另一面則是戰敗國德、奧及未滿足國意大利，企圖破壞現狀，切望再來一次再分割。加以，這次大戰根本動搖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

系統而開始了其總危機，這危機從以次三點表現着：（一）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便是此種危機的主要表象，因為地球上六分之一的面積已經建立了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王國」，這個「王國」此後雖曾數次遭遇着諸資本主義國家的干涉和圍攻，但終於屹立無恙，而且展開了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這使得各資本主義列強對於處理國內的勞資問題，海外的殖民地問題，乃至列強間的對立問題，都增加了莫大的複雜性。（二）由於諸資本主義列強在戰時需要殖民地的幫助，因而對殖民地的束縛便較為鬆懈，或予以某種程度的「獨立」諾言，或使其民族資本多少受些戰爭的「潤澤」（由於戰爭，宗主國運往殖民地的商品和資本銳減，各殖民地因而獲得發展工業的機會）。但民族資本的擡頭，必然引起民族意識的昂揚，而戰後各資本主義列強，又無意實踐其戰時所作的諾言，這便加深了資本主義列強與其殖民地的矛盾。如一九一九年的印度民族自決運動，中國五四運動，朝鮮的三月獨立運動，一九二一年的埃及民族獨立運動，一九二五年的摩洛哥反法、西運動，敘利亞的暴動……等等，都是在這個矛盾上發生出來的。這些獨立運動雖經各資本主義國

家或直接向以暴力撲滅，或假手當地的土著反動勢力予以鎮壓，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離心趨向，却越來越強了。（三）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於經過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間局部穩定時期以後，終於一九二九年冬季起，開始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期的新週期。這一危機在時間上講，一直拖延了八年（從危機開始到一九三二年的最低點，經過了四年，從一九三二年經濟略有回轉的時候起，到一九三六年，經過了四年長期蕭條）；在程度上講，舉凡工商業、信貸業、公債、貨幣、農業等等，都不能逃避危機的襲擊，大批的小生產者破產，銀行大批倒閉，信用基礎動搖，公債價格狂跌，在危機最危急的一年，單在美、英、日、意、德、法諸國，就有三千萬以上的工人失業。這一批饑餓的羣衆，遂成爲各國金融資本家的最大威脅，尤以德、日、意這幾個先天不足（如資源缺乏），後天也不強健（如市場狹小）的帝國主義者，爲了維持統治權，它們對內不能不用最殘酷無情的手段，去摧殘屠殺國內一切進步人士及勞苦大眾，乃至毀滅一切文化與人性；對外不能不用戰爭的手段，去搶奪侵佔別國市場、資源以及土地，乃至奴役全世界的人類。於是德、日、意三

國遂最先由經濟的獨裁走上政治的獨裁，由備戰的經濟國家主義走到好戰的法西斯主義。

這一轉變的起點，便是以次兩個「打破現狀」的行動：（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出兵佔領我國東三省，這表示着維持戰後資本主義在遠東政治上局部穩定的華盛頓「九國公約」，已經開始破產了。（二）一九三三年，希特拉登台執政，部份地廢棄了「凡爾賽條約」中關於德國軍備限制的條款，這表示着戰後資本主義在歐洲政治上局部穩定已經終結了。接着，意大利於一九三五年夏天強佔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年，德、意聯合武裝干涉西班牙；日本索性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向中國大規模進攻；德國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併吞奧地利；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正式併吞捷克；意大利又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強佔阿爾巴尼亞。當時雖然由於英、法諸既得利益國家多方遷就，甚至不惜犧牲小國利益以圖緩和（如有名的「慕尼黑協定」），但終於沒有逃脫再一次大戰的劫運。

短短二十五年間（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至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對德



宣戰），世界竟發生兩次空前的大屠殺，這真是人類的大悲劇，然而這種悲劇係由於歷史的必然，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必然結果，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體現的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由於「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法則，一爭奪殖民地的戰爭竟成爲不可避免的悲劇。第一次大戰固然很明顯地體現着這個不幸的邏輯。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由於軸心國法西斯主義的奴役、獨裁、征服全世界的企圖，因而使這次戰爭賦有了進步對反動，自由對奴役，民主對獨裁，文明對野蠻，和平生活對征服世界相搏鬥的性質；但戰爭發生的原因，仍舊是與上次大戰一樣，是殖民地制度在作祟。

#### 四 戰後各殖民帝國的新姿

如所週知，希特勒的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已在一九四五年垮台了，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更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便先行崩潰。這對意、德、日戰爭的勝利，無疑意味着法西斯軸心國家企圖擴大殖民地奴役範圍的罪惡計劃的破滅。然而不幸

的，是這次戰爭只打垮了法西斯，却沒有消滅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的繼續存在，則一個集團奴役另一集團的罪惡仍然存在。這種罪惡的根源，加上戰爭在各國間所造成的新的「不平衡」，於是奴役集團諸國家間的實力編配，便因此出現着新的陣容。

首先，美國以帝國主義「總管」的姿態君臨全球，它在兩次大戰中都參戰較遲，而本土又未遭逢戰禍的蹂躪，這已經使它有足夠的資格充任「總管」；再加以在第二次大戰中又發了一筆更大的橫財，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美國各種企業在戰爭中所得到的利潤，稅捐和過份利得稅除外，尚有以次的數字：一九四一年為八十五億美元；一九四二年為八十七億美元；一九四三年為九十八億美元。一九四四年為九十億美元。這筆數字，美國廣大人民自然無份，據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的「新共和」雜誌所載：「從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這段期間，在政府的一、七五〇億美元主要定貨單中，竟有三分之二左右落入一百家大廠商手中，而且多屬躉額定貨，包辦總額之半數以上的竟只限於三十三家工廠。這三十三家幸運兒中之

尤幸運者，差不多每家都接到總數超出十一億美元的生意，從第一至第十最大的十家，更佔有全部定單數值的三成，首屈一指的大買賣當推通用汽車公司（G·M·C·，受美國第一號大財主杜榜家族所管轄），它這一個單位便已接得一百三十八億一千二百萬美元的戰時生意。」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中，政治不過是經濟的附庸，當今掌握美國實際統治權力的是與上述杜榜家族並稱的「八家」，其他七家爲：摩根財閥、肯洛勃財閥、洛基斐勃財閥、芝加哥辛地卡、梅隆財閥、克里夫蘭辛地卡和波士頓辛地卡；自從南北戰爭以來，他們即利用着資本集中和產業獨佔，以增殖各自的財富，這次戰爭中的錦上添花，更使這些家族暴富起來。「八家」寡頭財閥支配了美國的政治，杜魯門政府不過是他們的工具。不僅如此，他們並且驅使美國政府，執行着世界的侵略政策。自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發表援助希、土演說那一天起，美國即公開打着反蘇反共的招牌，以金錢、物資、和軍事技術來「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動政權，「援助」帝國主義陣容中的盟邦，甚至「復興」昨天的法西斯敵國，藉以獨霸世界，建立以「八家」爲主的「大美帝

國」。今天，除了蘇聯和東歐諸新民主國家外，其他各地，沒有一處不受到美國的威脅。

在美援「杏黃旗」下，一向作為美帝的勁敵——英國，現在是一蹶不振了。一九

四〇年九月，英國以美洲東海岸若干基地交換美國五十艘超齡驅逐艦的協定，象徵着世界海權的轉移，美國代替英國成為大西洋的霸主。同時，由於戰後蘇聯成為歐陸最強大的國家，由於中東歐許多國家走向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更由於法國在戰後再不能恢復戰前的地位，致使英國傳統的維持歐陸均勢的政策，也無法繼續了。再加以英國在戰爭期間，耗去海外投資的一半，由債權國變成債務國，貿易入超每年在三億鎊以上。這種情形，並不因標榜社會主義的工黨進入唐寧街而有所好轉，工黨政府對內的國營計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些變質的普通的行政措施。而其對外政策，也由於下列兩項措施而無法自拔：（一）為着鎮壓各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不惜維持着龐大的軍事預算，本來英國戰前的常備軍不過四十萬，而今天單在軍中服務的就有八四六、四〇〇人，從事軍需生產的達五七九、二〇〇人，總數為一、四

二五、六〇〇人。一九四八年的軍費爲六億九千二百萬。這筆軍費十倍於房屋建築費，六十三倍於經濟發展事業費。這裏正體現出英國收支不能平衡的根本原因。

(二)爲了籌募生產的資金，不得不向美國借款，這筆借款已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經英國議會通過，同年五月經美國參議院通過，貸款總額爲三七億五千萬美元，其條件是簽訂「國際貿易憲章」，放棄「帝國優先權」，讓英鎊集團地區自由使用美元，這筆借款用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只剩下三億元，現在該早已告罄，但是英國的經濟疲憊如故，而帝國的特惠權益卻被美國侵佔了。不但如此，關於貸款的間接政治後果，柯爾(G. D. H. Cole)說得很中肯：「貸款的存在使美國能夠強迫英國負擔起它力所不逮、理應放棄的約束。英國早就應該不能派兵駐在希臘和巴勒斯坦了，也不能在整個中東作爲資本主義的警察而行動了……如果能夠放棄這一次貸款的話，英國就會被迫減縮軍力和限制在帝國執行任務，而且會和蘇聯訂約。」這就是說，因爲貸款，不但使英國加強對殖民地人民的奴役，而且使關係英國人民安危的外交政策也跟着美國走。英國變成美國的「小夥計」(junior partner)。

渡過英吉利海峽，再看看戰後的法國。戰時，由於聲名狼藉的「二百家」貪戀着自己的利益，決心與希特勒合作，出賣了整個法國，因此使法國人民認清了資本家的真面目。在四年淪陷期間，法國人民集中在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事反納粹、反維希的艱苦鬥爭；解放以後，法國共產黨遂成爲法國內部政治發展形勢中的決定因素（法共現擁有二百萬黨員和二十五萬青年團員，並控制六百萬會員的總工會）。但因爲「二百家」的投降，它的實力並沒有損失，所以他們力圖恢復舊日的勢力，從而打擊新的力量，於是在法國便掀起了尖銳的政治鬥爭，這種鬥爭加上美帝的「援助」，遂使戰後的法國政局日趨動盪。本來，在勝利之初，法國的情形尚大有可爲，例如：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複決通過第四共和國新憲法；工人階級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一九四六年生產額竟達到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七十，特別是在實行了國營的若干工業部門，更超過了戰前的水準（鑛業、航空工業、法蘭西銀行等五大銀行、保險公司、電力公司、煤氣公司、蘭腦汽車廠都先後實行了國營，利潤大爲提高）。同時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議會大選中，法共獲得壓倒的勝利，加

入聯合政府。但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正是「杜魯門主義」被提出的時候，「二百家」及其代表賴馬迪、戴高樂之流開始向法共「反攻」，自是年三月間因越南問題發生閣潮以後，戴高樂便於三月底在勃呂納伐爾發表抨擊新憲法的演說，四月七日又在斯特拉斯堡演說闡明反共政治計劃，鼓吹「西歐集團」，主張武力削平越南抗戰，接着就在五月初因為蘭腦汽車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所引起的閣潮中，法共被排出閣外。英國工黨議員普列特（D. N. Pritt）曾敘述美國對這一事件的「援助」：「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國的報紙說，假如共產黨給排出政府的話，美國就能用間接的方法對法國引用杜魯門主義，即是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貸給法國二億五千萬美元，不知道是否報紙真正講了老實話，總而言之，在五月的第一個星期裏面，法共的閣員，就從法國政府裏面給趕出去了。不到幾天工夫（五月九日），世界銀行宣佈第一批貸款，以二億五千萬美元貸給法國。」美帝將何所求於法國呢？它首先要控制投資，且須取得「不准把信用貸款彌補預算上的虧空」的保證。這種控制將經由私人銀行與收歸國營的機關予以實施。其次，法國在北非、西非領地的

工業發展和技術上的設備，美國要求與法國獨佔資本聯合經營，並締結創設航空網的協定。這種協定在名義上雖是互惠，實際則為法國主權的出讓。這樣，法國的經濟和殖民地就有變為美國附庸的危險了。

最後，還要提到荷蘭。它是一個既卑鄙又殘忍的小帝國主義國家。它有一塊大於其本土二十一倍以上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亞，第二次大戰時，它的本土在四天內即為德國所佔，而印度尼西亞在太平洋戰爭中又為日本所奪。這個既不能自保又不能保人的小國家，理應退到歷史舞台之外，然而今天它仍屹立於各殖民帝國的行列之中，而且戰後在印尼正大打出手呢！這個原因只有從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線中去尋求。印尼問題專家王任叔曾明白指出：「荷蘭是平衡各帝國主義的法碼，它是一方面結合各帝國主義，主要是英國和美國……另一方面，它又從各帝國主義生產物之輸入中去取得巨大的稅額，而增厚自身的資本主義的力量，因之荷蘭帝國主義不能缺少其他帝國主義，其他帝國主義也不能缺少荷蘭」。這種由於共同利益所形成的勾結，在戰後印尼問題上表現得最明顯。例如，首先有東南亞盟軍統帥英人蒙巴



頓率英軍在爪哇登陸，繼而有英國駐蘇大使寇爾從中調停，同時在印尼戰爭中，有美製的P五「野馬」戰鬥機出現，後來在「善意服務委員會」中又有美國委員格拉漢迫使印尼簽訂「連維爾協定」。這些都是英、美、荷三個帝國主義者狼狽為奸的鐵證。至於荷蘭當前國內的情形，執政的勞工黨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表面上代表着勞工，有工會的擁護，骨子裏卻和殖民事業大有關係。這個黨沒有絲毫社會主義成份在裏面。它的領袖之一，代表友尼蘭佛人造乳酪公司的大資本家喬克斯，曾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初屈里斯所組織的新閣裏擔任社會部部长，屈里斯是工黨的著名人物，他自命為親美份子，主張對印尼採取「強硬外交」。前任內閣L. T. M. 皮爾博士的財政部長李丁克也是工黨領袖之一，在新閣中仍蟬聯原位，他的後台是亞姆斯特丹的銀行家。工黨黨員前任暨現任的農業部長孟旭德，以及工黨領袖戈士·奈德斯都是大地主，是地主階級的發言人，這些人物組成今天的荷蘭殖民帝國。馬克思曾謂「荷蘭是一個有着大歷史的小國家」，然而這些有着殖民思想的人物卻正把荷蘭推向反歷史進化之路。

上述四國，是今天殖民地世界的主要奴役者，它們之間，有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有可能性的協調。在過去的日子裏，它們的國力強度雖有參差，但其差度絕沒有今天這麼懸殊，所以它們當時所採取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法，還多少帶有「各自為政」的意義；而強弱殖民國家之間若有衝突發生，弱者也尚有「據隅相抗」的力量。到了今天，美帝的勢力空前強大，它擁有雄厚的武力、物力、財力，於是，以許多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殖民地為基礎的戰前舊殖民地制度，已不能滿足一個單獨的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美國的控制世界的野心，它不但要衝破舊殖民地制度的制限，而且要侵佔到其他殖民國家的本土去，它不但要侵佔帝國主義的盟邦，而且還要擴大奴役到包括蘇聯及東南歐新民主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它的野心在造成一個不可抗的「美國世紀」，可是它「生不逢辰」，現在全世界人民的覺醒程度和他們所表現的民主力量也在空前強大地發展。這種力量不但發生於蘇聯和東歐，而且發生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國家內部，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勞苦大眾身上。美帝震驚於這種力量的強大，於是退而謀帝國主義內部反動

力量的團結，它集結美帝國及其盟邦的財閥、軍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主買辦，以及德、日、意的殘餘法西斯力量，共同建立着戰後殖民地世界的奴役集團。爲了這個集團的存在和發展，它們不惜破壞聯合國的神聖憲章，它們玩盡權術，企圖再分割意大利、日本以前的殖民地，並再奴役各自原有的和上次大戰後所「委治」的殖民地。

## 第二章 殖民地的再分割

### 一 國際託管制——委任統治制的變種

戰爭的性質決定和約的性質，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純爲帝國主義者分割殖民地的爭奪戰，因而在和約中產生出勝利國分割戰敗國的殖民地的「委任統治制」(Mandate)。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不是純粹的帝國主義戰爭，而是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民主進步的戰爭，但因爲它的民主進步性質具有極其狹隘的限度，孕這次戰爭的關於再分割殖民地和爭霸世界的帝國主義矛盾並未隨戰爭結束而消滅。所以，一個爲羅斯福總統所憧憬的處理戰後殖民地問題的理想制度——國際託管制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System)，結果仍舊成爲委任統治制的變種。

先述委任統治制。依據「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凡殖民地及領土於此次戰事之後不復屬於從前統治該地之各國，而其居民尙不克自立於今世特別困難狀況之中，應適用下列原則，卽以此等人民之福利及發展成爲文明神聖任務，此

項任務之履行應載入本盟約，「實行此項原則之最善方法，莫如此種人民之保育，委請資源上，經驗上，或地理上足以擔此責任而亦樂於接受之各先進國，該國即以受任統治國之資格爲國聯施行此項保育。」依據這些原則，委任統治地分爲三種：一是A級委任統治地，有伊拉克、巴勒斯坦、外約但（以上均給英國），敘利亞和黎巴嫩（給法國）；二是B級委任統治地，有喀麥隆（劃分爲二，一給英國，一給法國），土谷蘭（亦劃分爲二，由英法分得），坦干尼卡（給法國），盧安達和烏崙第（給比利時）；三是C級委任統治地，有西南非洲（給英自治領南非聯邦）西薩摩亞（交給英自治領紐西蘭），納烏魯島，新幾內亞（均給英自治領澳洲），和赤道以北的諸島嶼如馬紹爾、加羅林、馬里亞納等羣島（給日本）。在這些委任統治地中，除A級係自土耳其帝國分解而來者外，其他都是奪自德國，其中B級是德國在中非洲和東非洲的殖民地，C級是德國在西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屬地。單從上述的條文和殖民地被「委治」的情形，便可以得出以次的結論：（一）上述各地都是各委治國在戰時已經佔有的地方，盟約不過是在「法律」上承認此種「事實」；

(二)被委治地方僅限於各戰敗國所擁有的殖民地，並沒有「凡殖民地」都包括在內，這便十足地顯示出這種委治辦法的虛假；(三)條文上所謂「資源上，經驗上，或地理上足以擔此責任而亦樂於接受之各先進國」，其中「資源」即資本；「經驗」即指向以掠奪殖民地為國策者；「地理」即指軍事上便於統治者；「先進國」即指帝國主義國家。換句話說，只有帝國主義國家，才有受統治的資格。以上僅就原則上的漏洞立論。至於各委治國所標榜被委治國的「人民之福利及發展成為文明之神聖任務」，更在事實上有了很好的說明。二十多年被「委治」的結果，除了造成當地生產力的停滯和人民大眾普遍貧困以外，我們看不出其他「福利」和「文明」，其間雖有英國促進伊拉克「獨立」的壯舉（一九二五年），但那不過是英國藉以向土耳其爭取摩蘇爾油田的一種手段；其間也有法國宣佈敘利亞、黎巴嫩「獨立」的故事（一九四一年），但那不過是被納粹擊敗後的法國政府一時的「慷慨」。至於為日本所「代管」的太平洋諸羣島，竟在那裏建立了軍事基地，作為後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跳板，這已經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至於國際托管制，在其建制的精神上而論，確有其不同於委任治制的地方。這是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特性所產生的結果。可惜這次戰爭只打垮了法西斯，卻沒有消滅帝國主義，因而使得托管制所具的優點無從發揮。按托管制為羅斯福在戰前所提出，而在舊金山會議所建立。據聯合國憲章第十二章，託管制度之基本目的應為：

「(一)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二)增進託管領土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進展，並以適合各領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為原則，且按照各託管協定之條款，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逐漸發展。」至於托管所包括的土地則分(一)以前委任統治地全部；(二)從意大利和日本割裂出來的殖民地或屬地；(三)負管理責任之國家自願置於托管制之下的土地。這些土地並經美國提議分為戰略區域與非戰略區域兩種。戰略區域由受託國家進行軍事安全措施，並不受聯合國機構的監督；非戰略區域則應在大會的監督之下，使各國商業機會均等。這個制度較委任統治制度進步之點有三：(一)不諱言受託國之「自治」或「獨立」為本制度最大進步之點；(二)它有一個處理全盤殖民地的辦法，正如巴恩斯所說：「我們

所要找到某種適當的處理辦法，不但有關於從前敵人的屬國，並且有關於整個的殖民地帝國，而首先則有關於委任統治地，……聯合國的托管制，便表示了目前國際間把捉這些更廣大問題的努力；」(三) 托管土地置在聯合國的托管理事會的監督管理之下，理事會中有着沒有殖民地的蘇聯和中國參加。但是這些進步之點並沒有克服實行托管時的困難，因為戰後各帝國主義國家仍然想攫取新的殖民地或保持原有的殖民地，不肯切實執行上述的托管原則。到目前為止，意大利的殖民地還未商妥處置或託治的辦法；而日本的委任統治地則已被美國強佔而成爲所謂戰略的託管土地；至其他國聯委任統治地，法國所統治的部份，如敘利亞、黎巴嫩，名義上雖爭得了獨立，實際上卻跌入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國所統治的部份，如外約旦、巴勒斯坦，當倫敦聯合國大會要求交出來由國際托管，英外相貝文宣佈要使它們「獨立」，僅將非洲的坦甘尼加、喀米隆和吐哥三處不毛之地移交托管，而且還附帶要求「英國在該三地內應有立法、行政及司法之全權，並得在該處設海陸空軍基地，建立要塞工事，派駐並使用英國軍隊，以及採取英國所認爲必要之措施。」英國自治領澳



洲所統治的部份（中非洲及南太平洋）乾脆拒絕提起。另一自治領南非聯邦索性要求合併其所代管的西南非洲。至於負責管理之責的國家自願將其殖民地提交聯合國托管者，至今尚未見到，可是世界上的殖民地，卻大部份是屬於這一類的。

本章特先就美國強管太平洋基地；美國不退出南朝鮮；意大利殖民地的處理；南非聯邦要求合併西南非洲四題予以論列，至於巴勒斯坦「分治」，則留在第三章剖析。

## 二 美國強管太平洋基地

當聯大討論託管制度的原則時，美國提出「戰略區域」與「非戰略區域」之分，都是爲了適應美國自己的要求。對於「非戰略區域」，它可以用經濟力量去敲開他們的門戶，所以主張這些地方「應使各國商業機會均等」；對於「戰略區域」，主張「由託管國家加以軍事安全措施，並不受聯合國機構的監督」，便是爲了要強管戰時它在太平洋所獲得的新基地。這些基地計分下列五處：

(一)馬紹耳羣島 (Marshall Is.)：又名抹爾古勒夫羣島 (Mulgrave Is.)，在北緯十二度至南緯三度，東經百六十度至百七十度。由西北斜向東南，全數四十六，多低平珊瑚圍繞，面積總共七百五十五方公里，包括重要的戰略島嶼如麥佑洛、瓜加林、安尼威多等。

(二)加羅林羣島 (Caroline Is.)：當北緯十一度至南緯二度，東經百三十六度至百七十度，橫越經線三十餘度，東西相距二千餘公里，面積只有八百八十方公里，包括重要的戰略島嶼如帛琉羣島、特魯克羣島、雅浦島、塞班島等。

(三)馬里亞納羣島 (Marianas Is.)：或作拉都郎尼 (Ladrones)，又名強盜島 (Robber Is.)，位北緯十三度至二十一度，東經百四十四度至百四十七度，總共十七島並數小島，面積合共四百方公里。包括重要的戰略島嶼如塞班島、關島等。但關島本來是屬於美國的。

(四)小笠原羣島 (Bonin Is.)：這羣島在日本本土的正南方，是進攻日本最重要的跳板，其中包括重要的戰略島嶼琉璜島。

(五)琉球羣島(Ryukyu Is.)：位日本本土西南面，介於九州台灣之間，大琉球(一稱沖繩島)是其中的主要戰略島嶼。

上列各島嶼，前三者是上次大戰後由國聯委任日本統治的舊德屬島嶼，後二者爲日本的直屬島嶼。依照開羅會議和波茨坦聲明，日本對於這些島嶼的統治權，都要被剝奪，而應由聯合國根據託管原則，交由盟國託管。但在太平洋反攻戰中，美軍早已相繼佔領這些島嶼，戰後並在各島成立軍政府。美國國務院也設立着管理佔領地的機構，其海陸軍當局都力主這些島嶼加以永久的絕對的佔領。在舊金山會議中，美國代表史塔生便聲明：「美國擊敗日本後，必須繼續保有太平洋重要的戰略島嶼，美國要求繼續統治他們用生命從日本換來的若干島嶼。」(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後來，杜魯門也發表聲明：「日本委治各島嶼，係爲美國防務所必需，將保留於單獨託管之下，視需要而定託管期限之久暫。」(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杜魯門所謂「防務」，可以說已經把太平洋當作美國的「內湖」，因爲這三個羣島，正介於美國原有基地夏威夷和菲律賓羣島之間，上次大戰以後，美國在太平洋的軍略

地位，建立在有名的舊四邊形之上，此四邊爲荷蘭港、珍珠港、土土伊那島（三毛亞島旁）和關島所組成，其缺點爲關島與其他三大軍港相距過遠，如果美國有了這些新基地，則四邊形的缺陷可以補救，於是美軍從夏威夷而菲律賓、日本、朝鮮、中國，都可以通行無阻了。

但當美國代表在聯大安理會正式提出這個託管要求的時候，曾遭遇到英、澳、蘇諸國及其本國一部份輿論的反對。例如：英國「曼徹斯特導報」評稱「美國不顧盟國的意見，如此兼併太平洋中前日本所有島嶼，這如果說不是帝國主義，那末算是什麼呢？」蘇聯「紅星報」評稱：「美國之計劃反映帝國主義份子的侵略政策，彼等忽視國際合作，而企圖以其意志加諸他人頭上。」美國「紐約郵報」評稱：「美國所提關於太平洋區域託管的建議案，簡直就是不顧大西洋憲章而明目張胆地吞併一千五百個島嶼。」英澳並以爲此項問題須通過「直接有關國家」，即必須對日和約簽訂以後始行討論。但美國以爲「日本因侵略之故，已違反其委任統治者之權利，此際亦無其他國家要求代管，故無須等待對日和約之簽字。」（美代表奧斯丁

在安理會稱）到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蘇聯在安理會上突然改變態度：「蓋蘇聯承認美國在太平洋作戰中，曾較其他任何盟國忍受不能比較之犧牲，故美國有權要求託管太平洋前日本委任統治之各島。」於是這問題才急轉直下，美國如願以償。有人以為這是蘇聯在玩弄「權術外交」，企圖在莫斯科會議前夕取得美國對德和約時的讓步；有人以為美國佔領這些基地不外要包圍蘇聯，但蘇聯並不懼怕這種包圍，而且她又準備侵略美國，所以不如放手不管，在客觀上反而可以增長英美之間在遠東的矛盾。我們看看以後的事實，並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的性質上加以考察，後一種意見是很可以接受的。

### 三 美國不退出南朝鮮

本來，處理朝鮮問題，在第二次大戰期中，盟國間就已經有了原則上的決定。例如開羅會議：「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波茨坦會議決定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劃分美蘇登陸朝鮮後的佔領區。而戰爭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年底，莫斯

科三國外長會議更有四項具體的決議：（一）設立朝鮮臨時政府，以發展其農工業及其民族的文化；（二）由朝鮮南部美國佔領軍當局與朝鮮北部蘇聯佔領軍當局，組成聯合委員會；（三）朝鮮由中英美蘇四強託管，為期五年，期滿後許其獨立；（四）美蘇兩國佔領當局應切實合作，並應立即舉行會議，討論各種緊急問題，獲致解決辦法。據此決議，於是美蘇佔領當局遂於一九四六年三月組成聯合委員會，並在漢城開會，討論成立朝鮮臨時政府。但會中由於美國違反莫斯科決議，力主另外設立一個為美國所御用的「諮詢機構」（由南朝鮮美軍司令霍奇所領導的「民主委員會」為主，再加上北朝鮮的黨派和團體組成之），藉以阻止聯合委員會與朝鮮各民主黨派發生直接關係。蘇聯不予贊同，結果不歡而散（五月六日）。十一月間，蘇聯雖曾建議復會，但美方不予考慮。一直延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由美方提請復會，蘇聯即予允諾，然而還是由於美方硬要朝鮮全部右翼黨派在臨時政府中佔壓倒多數，雙方共開會六十多次，結果仍無着落。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美方忽建議在華盛頓召開中美英蘇四國會談，蘇聯認為中英勢必站在美國立場，且此舉有違莫斯科決議，

乃毅然予以拒絕；於是美國再繞灣子，竟於九月間由馬歇爾將朝鮮問題逕向聯大提出，並運用美國集團所控制的「多數」，在聯大通過設立「朝鮮臨時委員會」（由美、中、澳擔任）委托該委員會去和朝鮮代表協商。雖然蘇聯攤出最後一張牌——提議美蘇雙方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同時撤兵，讓朝鮮人民自動建立政府，結果卻給聯大政委員以三十四票對七票反對掉了。

其實，美國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登陸朝鮮以後，即已經打算不履行過去一切決議，只一味追求它自己對朝鮮的目的。這個目的的本質，便是日本殖民地政策的繼續。從政治上看，美國佔領朝鮮的基調，是鼓勵朝鮮的反動派，竭力支持李承晚之類的反動力量，阻止朝鮮民主勢力的發展。例如到一九四七年底止，南朝鮮的監牢和集中營裏，拘有朝鮮人二萬餘名。這個數字較一九四五年七月間日本恐怖統治達最高峯時期還要多出四千人。同時美國佔領軍政府並着手武裝南朝鮮的軍隊，構築要塞工事、飛機場，重新裝備釜山、仁川的港口以備戰艦碇泊之用。南朝鮮已成爲美國的軍事基地了。再從經濟上看，「在日人土地上的佃農制度仍舊保持

着。根據農民的意見，他們所得到的只是美國收租員代替了日本收租員。」（據美國名記者斯諾指出）例如一九四五年秋季，南朝鮮這個區域內收穫了近一千八百萬修克的米糧（一修克等於四點九六蒲式耳）。過去在日本統治下，其一半要運往日本，另一部份運往北韓。現在在美軍統治下，運往日本的米是停止了，裝赴北韓的也因爲美蘇佔領區間全部貿易停頓而中斷。但是這些米糧在「自由貿易」的政策下，竟被富有的地主同商人在三個月內搜購一空，他們利用控制糧食供應作爲武器，以脅迫不滿意的農工接受回復到舊秩序，於是使得公開市場米糧絕跡，黑市價格漲到原來百分之三百。至於工礦方面，美國軍政府也未會取消過去苛暴的獨佔管制，它僅在一個新名詞（新韓公司）底下，恢復了陳舊的「遠東墾殖公司」的實務。這個公司掌握了八十二個附屬公司，並以十萬萬元美金的投資，控制了墾殖、開礦、木材、鐵道、化學品、器械工具、煤油、鹽、鉛、棉花、漁業等企業。軍政府對其工廠與採礦的批准，也一如對農業生產部門一樣，讓少數韓人成爲剝削者。這些韓人不是先前在「遠東墾殖公司」有股份，便是在日本人那裏作過小官的，甚



至那些不屬於「新韓公司」的工業資產，由於軍政府規定聲請購買的人必須具有十年到二十年的工廠工作經驗，事實上這些業主也便是曾與日本人合作而富有起家的人，顯然這又是爲日人統治時代的妥協份子建立社會地位和聚斂私人財產的良機。這些情形，與蘇聯在北朝鮮的佔領政策，成爲一個極明顯的對照。在那裏，日本的殖民機構已完全摧毀，代替它的是由朝鮮各民主人士所組成的「人民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已經在一九四六年間擴大成爲民主統一戰線，推進政治民主，實行普選，建立新的政治機構。在經濟方面，「人民委員會」首先實行土地改革，六十八萬三千戶以上的雇農、佃農和貧農都獲得了土地。同時，把日本「遠東墾殖公司」過去所控制的大工業全部收歸公有，並頒佈法令：鼓勵工業民營，保護正常商業活動，實施八小時工作制。這種種措施，引起了南朝鮮人民的無限嚮往。

但是，美國的殖民地政策仍固執地在南朝鮮進行。上述「朝鮮臨時委員會」在美帝控制之下，不顧朝鮮人民的反對，竟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在南朝鮮「監督」單獨普選，聲名狼籍的李承晚和金性洙獲得了勝利。八月十五日，正式成立「朝鮮

共和國」。接着於八月二十一日在漢城簽訂「朝鮮共和國總統與美軍駐朝鮮司令關於臨時軍事措施及過渡時期維護治安措施之工作協定」，其內容：（一）「美軍司令將繼續負責朝鮮共和國保安隊之組織、訓練與調度，」他又「將有實權實施對朝鮮共和國保安隊的包羅萬象的作戰督導……如果他認為必需的話。」（二）「美軍司令又「有權控制有重大意義的區域和建築物（如港埠、營地、交通線、飛機場等），如他認為必要的話。」（三）「美軍司令親自編制歸他管轄的上述區域的表格。」（四）「駐朝鮮美軍司令與其屬下之文武人員及其眷屬均享有治外法權。」……美軍司令部也有權對犯有「侵害處於治外法權範圍內之該部人員之安全或財產」罪名的朝鮮人加以逮捕。接着又於九月十一日簽訂「美國軍事行政權移交予南韓政府的協定」：美國軍政府的十一個部名義上都移交給南朝鮮政府管轄。事實上，美國人握有南朝鮮的全部軍需工業，大多數巨大企業都可以歸入這工業中，美國人還掌握有大批從日本人方面沒收來的財產。美國並控制稀有金屬的採掘和利用，更享有開礦專利權。李承晚政府還要擔負美軍留駐南韓的費用，平均每月不下於二千萬美元。

由於美帝的一意孤行和李承晚政府的賣國投靠，結果引起了南北朝鮮人民的普遍抗議。在選舉前夕（四月十九日）南北朝鮮政黨政團共四十六單位在平壤開會，以保守見稱的金九、金奎植也趕往參加。他們一致決定：反對南朝鮮單獨選舉，取消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立即撤退外國駐軍。以後在七月初，又由南北各政黨政團領袖再在平壤會議，進一步決定設置朝鮮最高人民議會，成立民主的全國統一政府，再度呼籲實行蘇聯所提出的美蘇同時撤軍的建議。結果蘇聯於九月十八日在莫斯科正式宣佈接受這個呼籲，下令駐北朝鮮蘇軍自十月下半月內開始撤退；但九月八日「星條報」（麥帥總機關報）透露：「李承晚政府的內長宣稱：李承晚請求南韓美軍再駐三年，保證美國人在朝鮮有行動之絕對自由。」他雖迎合了美帝戀棧之心，但卻因此遭遇了朝鮮人民更大的反抗。例如：十月二十日的「麗水之變」，便是這種反抗行動的具體化。該地新軍第五軍第十四旅共約二千五百人，於是日高舉北韓紅星旗，實行起義，當即佔領麗水城，並迅速擴展至順天、永禮、光陽、岳利、寶城、長興等城市，甚至威脅到漢城。他們且與南韓山中與濟州島潛伏的人民

游擊隊遙相呼應。據「法國新聞社」分析此次事變，爲新軍中左右兩派聯合起事：「由美國裝備訓練而成的南韓新兵一萬五千人中，三分之二皆爲訓練有素的士兵，大部出自青年學生及農民，其中百分之五十爲共產黨。軍官則大部分爲右派領袖金九及金奎植的黨徒。」如此說來，美軍的「軍事援助」政策，在南朝鮮已經受着無情的失敗。然而美帝的大夢不醒。當一九四八年底聯大討論朝鮮問題的時候，美國代表杜爾斯仍在要求「聯合國必須把已經幹的事情合法化」。這就是說，美帝還要繼續執着李承晚政府來奴役南朝鮮。朝鮮人民的反美反李鬥爭真還需要加倍警惕與努力。

#### 四 義大利的殖民地遲延處決

在第二次大戰三個主要侵略國中間，義大利是最先投降的一個（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對義和約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巴黎外長會議中開始擬訂，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在巴黎簽字。和約中除規定義大利應分割一部份領土給法國、南斯拉夫和希

臘，並尊重在戰時奪來的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的主權獨立外，它還應放棄所有下列的殖民地：（一）利比亞（Libya），（二）伊里特里亞（Eritrea），（三）義屬索馬里蘭（Italian Somaliland）。這三塊地方，在經濟上的價值很小，但在戰略地位上卻很重要。利比亞和希臘隔地中海對峙，從這裏可以控制東地中海的交通，伊里特里亞位紅海口上，可以控制地中海往印度洋的通道。

對於這些殖民地的處理，和約中也曾規定：「在和約生效後一年內暫由英國管理，一年內應由外長會議籌商處置辦法，如一年期滿仍不能商得協議，應移聯合國大會處理，四強並願接受大會的決定。」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蘇聯向英、美、法建議在對義和約規定時效終了（即九月十五日）以前，外長會議應開會討論是項問題。三國均復文同意，但美國提出兩個條件：（一）希望蘇聯提出若干召開外長會議的初步條件；（二）美國只擬派外長代表出席。蘇聯認爲前者是「完全專橫的，蘇聯政府礙難接受，」後者則「意味着美國外長拒絕參加外長會議……美國政府實違犯了對義和約的規定。」雖然經過這一番爭執，會議仍於九月十三日在巴黎召開。開會時，

除法國外長許曼本人出席外，其他三國均爲代表（美代表陶格拉斯、英代表麥克尼爾、蘇代表維辛斯基）。會中美國主張：（一）將利比亞東部的昔蘭尼加（Cyrenaica）交英國托管，其餘部份延緩一年決定；（二）索馬尼蘭交義國托管；（三）伊里特里亞南部割給阿比西尼亞，其餘部份延緩一年決定。蘇聯則重提一九四六年美前國務卿貝爾納斯的建議，請將所有殖民地置於聯合國托管之下，而以聯合國本身爲管理當局（貝爾納斯曾建議聯合國應設置顧問委員會，其中包括四強代表及當地居民代表）。但這一建議又爲英法代表所反對，未得具體決定，只好移到聯大解決。但一九四八年年底召開的聯大並沒有提出這個議題，還要等到一九四九年四月的聯大補充會議才有交代，看來到時也不會有什麼妥當的協議。

爲甚麼這個問題會弄得這麼僵持呢？這完全是戰後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慾」所產生的惡果。先說英國，它是這些殖民地的現在佔領者。當一九四六年春天巴黎外長會議時，貝文外相就有「大利比亞」、「大索馬里蘭」等的計劃，想爲它們建立爲英國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同時它已經在利比亞扶持阿拉伯領袖賽努西

(Emir Idris Senussi) 領導下的「民族聯合戰線」搞「獨立」的運動。美國支持英國是以要分得一杯羹，它已經在梅拉哈 (Mellaha) 建立空軍基地，在的里波里 (Tripolitania) 建立海軍基地，其他如卡斯托·貝尼多 (Castel Banito)、貝尼納 (Benina)、班加西 (Benghazi) 以及多布魯克 (Tobruk) 等地繼續進行基地建築。法國呢？它深怕利比亞的獨立和回族的勃起，會影響到它在北非的殖民地（摩洛哥、阿爾及尼亞、突尼斯）的安全，所以它希望這些地方全部退還義大利。不過在奴役、瓜分或鎮壓殖民地的立場上，英、美、法在某些方面雖各有其「自己」的意見，但對於蘇聯最初想托管利比亞和九月十三日重提國際托管的建議，都一致予以拒絕。因為它們都恐怕這條「北方之熊」會擾亂它們在非洲大陸的「安寧」。

義大利本身對這些問題有甚麼反響呢？它最大的希望當然是這些殖民地重返自己的懷抱，但喀斯貝里政府在金元的釣餌之下已經得意忘形。儘管英美在這些地方招軍買馬，仍不惜「以德報德」地「噤若寒蟬」。但受苦受難的卻是這些地方的人民大眾。據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的時報 (New Times) 所載：「利比亞的農業和

商業是在完全衰落的狀態中。的里波里港死氣沉沉，利比亞的六十萬阿拉伯人正臨飢餓的邊沿，義屬索馬尼蘭的情形也沒有好一些，在那裏經濟活動完全停滯，到處是失業和貧困。這些經濟困難都是英軍駐在伊里特里亞和索馬里蘭軍政府當局人爲造成的。人民受着無窮的剝削，而英國的黑市投機者則贏取鉅利。」

事情是很明白的，美帝和英帝已經違反了對義和約以及國際協議的精神，它們正擅自把義大利以前的殖民派定了在它們各自戰略中的任務，並不惜奴役着當地的人民大眾。這正顯示着帝國主義者除了從事分割與再分割殖民地的勾當外，它們實在不可能再做其他的事情。

## 五 南非聯邦要求合併西南非洲

在一九四六年聯大開會期間，被排入議事日程的五十二個問題中，有一個是關於南非聯邦要求合併前德國殖民地——西南非洲的提案。爲了中聽些，這提案的本質被蒙上一層外衣，據稱，這問題是「南非聯邦政府與西南非洲人民協商的結果」。



南非聯邦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呢？如所週知，它是英國的自治領。在一九一〇年五月合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納塔耳（Natal）、德郎士瓦（Transvaal）、和桔河（Orange）四地組成。聯邦統治者爲英王任命的南非總督。總督有決定議會開會、休會、及解散的權力。這是一個極端種族歧視的地方。史末資總督曾公開攻擊聯合國禁止種族歧視的法規：「一個人比另一個人優秀，這是歷史的教訓，也是我們在南非研究出的教訓。這裏應該有種族歧視。」聯邦中共有八千萬非洲人（佔居民五分之四），他們只有權選舉三位下議員與四位上議員，而這些代表還必須是白種人。選舉方式又是間接的。土人在全國領土百分之十三的地區以外，不能佔有土地，而這百分之十三的土地又是居民密集的。他們沒有得到地方當局的許可，就不能從某一地區遷到另一地區。他們不能在礦坑中受熟練勞動的訓練。罷工是非法的。政府也不承認土人的職工會。土人不得有二十人以上的集合。如果他們舉行集會，訴說自己的境遇，那麼他們就犯了「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煽動仇視」之罪。在城市中，他們只能居住在特別的區域裏。他們不准舉辦任何事業，進學校讀書也受到

極大的限制。此外，對僑居該地四百萬印度人也同樣歧視。這些印僑的祖先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爲發展納塔耳的糖業，應雇而來的。當時納塔耳政府曾與印度定下勞動苦力的契約，約定印度人工作了五年到十年以後，如果不願免費返回故國，可以留在南非居住。同時他們得到了土地，享有同歐洲人平等的選舉及其他權利。後來南非的殖民主義者看出隨着這些權利的給與，不但勾引起了印度人的政治意識，而且勢將影響南非其他實際淪於奴隸地位的種族的行動，於是他們便考慮用立法制度使已獲自由的印度人降到同其他被奴視種族「平等」的地位。一九四六年五月，通過一種叫做「猶太區法」的種族歧視法規（一九二七和一九三二年印度政府與南非聯邦之間的「克普達歐協定」，禁止繼續歧視印人，但結果反劇）。印度曾因此召回在南非的代表，斷絕了商務關係，並把此不法行動在一九四六年提到聯大。聯大會決議：由印度政府與南非聯邦間的協議，和聯合國「不分種族、性別、語言、宗教、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憲章去決定此後印度與南非的關係。史末資曾因此發表三次演說，說聯大「鑄成了一個大錯」，稱大會的參加者爲「政治狂公司」，並

告訴他的本國同胞不必重視大會的決議，並且說：「這些問題是用投票解決的，而大多數的投票人和大多數的出席人都是非歐洲人，黑的、有色的、白的。」

南非聯邦爲甚麼要合併西南非洲呢？是否真是「與西南非洲人民協商的結果」？只要看看西南非洲的經濟地理和它被南非聯邦「委治」以來的現狀，便是最好的回答。這塊地方，面積八十三萬三千方公里，居民係由三萬歐洲人（德人約佔八千）和二十八萬七千非洲人所組成（在如此廣闊的土地上，土著居民較少的原因，是德國曾經施行殘酷的驅逐土著政策的結果）。該地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如北部有高度發展的畜牧業與皮毛工業，而金鋼鑽的產量居全球第二位。尤其那近三十萬的非洲人，正是南非聯邦的礦業和農業的潛在勞動力（南非聯邦本國的勞動力的來源由於濫用和剝削的結果，正當發現新的金礦的時候，就枯竭了）。南非議員巴斯納向紐約報界宣稱：「在西南非洲這樣的殖民地上，甚至可以獲得無報償的勞動力」。這就是爲甚麼南非聯邦的獨佔統治集團要如此熱中於西南非洲的合併。至於這塊地方轉入南非聯邦「委治」以後的情況，並沒有比德國統治時代好些。土著屢

次掀起暴動，反抗南非政府給他們造成的非人的生活條件。這些暴動都是用轟炸和殘酷的刑罰來鎮壓的。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對於南非政府的非人道行為也不得不提議改善，並批評南非政府對土著居民的利益關心太少。南非「自由」雜誌曾引了一九三九年的教育經費的統計：爲歐洲人的教育經費達十四萬鎊，爲非洲人的教育經費僅只支出了二萬鎊。以人口計，每年每一個歐洲人得八十七·五仙令，每一個非洲人得一·五仙令。這麼一個「友邦」，西南非洲的人民真願意「協商」「合併」嗎？

至於聯大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聯合國祕書處和各國代表團已接到南非洲各民族發出的好幾百件函電、公訴狀和申請書，他們抗議南非聯邦吞併他們的領土，並請求聯合國阻止南非聯邦這麼幹。中國、印度、海地、墨西哥、菲律賓等國的代表們也猛銳抨擊南非聯邦。只有英、法、比諸殖民國家將它說成了一個純粹的法律問題，想把這個問題化爲關於聯合國憲章的一種解析的問題。不過「在國際聯盟代管之下，南非聯邦僅賦有對西南非洲的行政權，決未賦有財產所有權，」（蘇代表蔡

拉普語)所以托管委員會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開會時，不得不將南非政府未貫徹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聯大決議案一事一般的討論告一結束，決定遣責南非政府企圖吞併西南非洲，並責成南非政府向聯合國提出關於托管那個領土的協定草案。

## 第三章 殖民地的再奴役與反奴役

### 一 新形式下的新花樣與新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帝國主義列強的相對力量和地位，發生了空前的變化，這在第一章第四節中已詳細述及。同樣，各帝國主義列強與殖民地之間，及殖民地國內諸勢力間，也在這次戰爭中發生着空前的變化。這種變化的主導因素可分下列二點：（一）由於戰爭破壞了平時的運輸系統，作為宗主國的帝國主義列強，對其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場失去了控制的可能，因此殖民地人民為了自給並供給駐軍，便產生了「自己工業的傾向」（瓦爾加語）。這種傾向的發展，必加強殖民地內部土著資產階級與土著無產階級的力量。前者雖具有相當大的妥協性，但在衝破宗主國的殖民地政策對其生產計劃的某些限制，無疑地，它們之間也便因此發生不可避免的矛盾。至於土著無產階級，戰時爲了「有力出力」，只好忍苦耐勞；到了戰後，他們發現過去所出的力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幸福，於是他們的階級意識和反帝思想也遂怒

潮似地高漲起來。(一)殖民地人民首先目擊他們傳統的帝國主義統治者的失敗，然後又看到德、意、日法西斯的失敗。這不但使他們喪失對宗主國統治的鞏固性的信仰，而且使他們不會忘記軸心國的失敗，是遠超過帝國主義列強範圍以外的一種大聯合所造成。同時，在聯合作戰的日子裏，各列強的領袖在歷次宣言中（如大西洋憲章、德黑蘭宣言、克里米亞會議等），都明白表示「大大小小的世界各國」、「全世界所有的人類」都應獲得自由平等。這些諾言，加上他們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認識，加上宗主國戰時所發給的、和宗主國的敵國戰時所遺留的武器，遂構成戰後殖民地世界反奴役運動的高潮。

各帝國主義列強如何應付這股洶湧的高潮呢？它們看清了各個殖民地國家的發展水準和它們的獨立運動在程度上殊不平衡，它們也看清楚了各殖民地國家內部的土著資本家、王公、貴族之流尚可以「協商合作」，再憑着它們自己以美帝為「總管」的聯合反動力量，於是遂設計成爲下列兩套再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新花樣：(一)以最進步的名詞——獨立，拉攏着殖民地國內的反動勢力，予以政治上的「自主」。

然後再以「混合公司制」的辦法，予這些「自主」的領袖們及其後台以少許股權，最後雙方便簽訂在「在紙面上」平等的商約，規定雙方人民可以在他方從事種種經濟活動。而且以幫助這些「獨立」國家「反共」「防蘇」爲名。在該國創設軍事基地，開闢港口、派遣顧問、甚至派駐軍隊。例如戰後的菲律賓、印度和緬甸便都是這麼「獨立」的。(二)沒有勇氣叫「獨立」口號的法、荷帝國主義，便另外找出一個名詞——「聯邦」。它們爲了應付越南、印尼人民的反抗怒潮，便首先承認人民力量較爲強大的區域中的「事實上的主權」(如越南的北圻、中圻；印尼的爪哇、蘇門答臘、馬都拉)。接着一面在抵抗力量較小而反動色彩極濃的落後區域建立傀儡政權，一面以「談判掩護進攻」，邊談邊打，不斷地從國內調來大軍從事「警察行動」，並聲稱將籌組一個法越聯邦、荷印聯邦的「大家庭」，藉以改變一下法、荷與其殖民地相互關係的外形。可是等到在殖民地建立好了進軍的「橋頭堡」，同時又取得了「總管」的金元以後，便本相畢露，發動着再奴役的全面進攻。這種花樣，不但法、荷業已精采地表演着，英帝對於馬來亞也採取類似的行動。



殖民地的人民甘於忍受這種新花樣的玩弄嗎？不，絕對不，除了那些在戰爭中發了財的民族敗類（買辦資本家、王公、貴族之流），以各種不同的姿態投入帝國主義者的懷抱以外，其他如殖民地的工農大眾、中小資產階級，都紛紛在摸索着團結的道路，力爭百分之百的民族獨立和全面的社會變革，前仆後繼，風起雲湧。他們正爲着一個鮮明的目標——反帝反封建——而戰鬥。例如：菲律賓的胡克義勇軍，印尼的「民主統一戰線」，緬甸的「紅共」、「白共」，馬來亞的馬、印、華「聯合行動」，越南的「越盟」，印尼的社會黨與共產黨，都在這個戰鬥目標之下而日益壯大起來。

## 二 菲律賓的「獨立」與內戰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美國正式給予菲律賓「獨立」，由羅哈斯就任第一任共和國總統。麥克阿瑟曾因此向世人宣言：「讓歷史把這一事件紀錄在全球的民主潮流之中，它預示着單恃強力統治各民族的結束，即把不甘願的弱者束縛於不謙讓的

強者的政治鎖鏈——帝國——的結束。」

這真是美國對菲律賓統治的「結束」麼？有一句在其「獨立」後所流行的諷語：「禮物是好的，但是包裝不好——太多的繩子。」下述兩件事實便是兩條主要的「繩子」：（一）在其「獨立」之前三月，美國政府曾通過並經杜魯門簽署的對菲「通商法」與「復興法」。前者規定菲律賓輸入美國的商品有特殊的限額，而對於菲律賓主要的出口貨——糖、海泡石製品等的限制是按照比例在一九四〇的出口商之間分配的。同時又規定在此後二十八年中，美國公民及其公司有着和菲律賓人相等的開發菲律賓天然資源的權利。菲律賓的貨幣到一九四七年止仍須以美元為基礎。對於其他各國的輸入，美菲訂有關稅同盟，菲律賓無權實施對於由別國輸入的商品徵收低於美國貨稅率的進口關稅。這個「通商法」跟所謂「復興法」有着密切的關係。菲律賓在戰時的軍事損失達十億美元，美國同意補給六億二千萬美元，但其中四億美元必須付給因戰爭而遭受破產的資本家，一億二千萬美元被指用作復興和改良公共企業，這企業的百分的四十是屬於美國人的公司的，其餘一億美元則以

美國所不需要的剩餘軍用物資的形式交給菲律賓政府。而且「復興法」中還規定着：除非菲律賓接受了「通商法」，否則它將不能獲得「復興法」中主要的利益。

(二)一九四七年三月，羅哈斯又與美軍當局在馬尼拉簽訂「美菲軍事協定」，規定菲律賓租與美國基地二十三處，以九十九年為期。據菲政府宣佈：美陸軍將保持其軍事主要措施於呂宋島中部潘加省之斯都森堡要塞，美海軍在雷伊德——薩瑪爾、蘇必克灣、泰惠泰華及桑格萊角保持四個行動區。另有面積不大之地，也已指定為基地。這樣第(一)條繩子便在經濟上綁住菲律賓依附於美國資本；第(二)條繩子使得菲律賓成為美軍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基地。

其次，從羅哈斯其人的來頭和執政後的「政績」上，也可以看出菲律賓是怎樣「獨立」的。他是日本在菲島所扶持的傀儡總統勞勒爾(Jose P. Laurel)政府中的得力閣員。光復以後(一九四五年四月)，由於麥克阿瑟證明他是「有線」份子，同時他自己又勾結戰前聞名的法西斯份子、麥帥參謀官之一的梭里安諾(Angres Soriano)為首的財團以及伊利扎爾德(Elizalde)系和里安(Leon)系的財團，包

辦選舉，遂得登上總統的寶座。他執政後的「政績」都是以保護美帝和菲奸的利益爲前提，例如：（一）他通過菲律賓國會的特別議會，撥出一筆巨款，以支付各國會議員及官員在日本佔領期間三年全部薪水，這些人物中的大部分是曾與日人合作過的；（二）在議會中以不法的手段排斥反對派如瓦拉、羅慕奧、底阿克洛等，並以「剿匪」爲名，攻殺自己的同胞，而這些同胞就是在淪陷時期有着抗日功勞的胡克斯(Huels)；（三）一九四七年三月舉行公民投票，結果以三對一的「多數」決定修改憲法，以符合上述「通商法」中美國人與菲律賓人共享同等商業權利，到一九七四年爲止。這裏所謂「多數」，是投票人數在登記總額三百萬人中僅佔百分之四十，前總統奧斯敏納等均未在內；（四）一九四八年二月又通過國會頒行大赦令，授權總統大赦菲奸，接着就撤消了三百個著名菲奸的叛國罪，傀儡總統勞勒爾也在內。

但是菲律賓的人民是否安於這種「獨立」的現實呢？上述「胡克斯」在其傑出領袖泰洛克(Luis Taruc)領導之下，經過羅哈斯兩年的進攻，不僅沒有被打垮，反而在裝備和數量上，有了比前增加一倍的發展。羅哈斯軍隊貪財與厭戰的結果，使

大量軍火落到胡克斯手裏。泰洛克在中呂宋的四個省區的根據地不特確保如恆，且大大向呂宋東部和南部進展，連呂宋大島最南端的甘馬林尼斯和蘇蘇貢兩省，也成爲他們活動的新地區。他們在這些地區實施民主改革，將地主和教會的土地沒收下來分配給農民，而且今天的「胡克斯」，已經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便集結其他民主勢力，組成「民主聯盟」。參加的份子除「胡克斯」外，尙有菲律賓共產黨、全國勞工協會及其他自由進步的知識份子。他們堅決要求：完全肅清美國統治；實施根本社會經濟改革；樹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一九四八年四月，聲名狼藉的羅哈斯總統突然暴逝，由一邱之貉的季里洛倉卒上台，爲了自保並分化人民力量，他向「胡克斯」等展開「和平攻勢」，表示對方如肯投降和解除武裝，則可獲得大赦，並允許配給土地和置辦設備的貸款。泰洛克提出成立足以保證肅清對美帝的殖民地依賴性、實行真正民主改革的真正民主政府爲條件。季里諾政府被迫從六月二十一日起二度宣布延長大赦期。結果在一延再延的大赦期截止前夕（八月十五日），菲政府警察廳長拉莫斯宣佈：「二十萬遊擊大

軍中投降者僅一八九人，其中僅十人送出武器。」於是季里諾於八月十七日又宣佈恢復對遊擊隊的進攻。這不僅顯示着季里諾「和平攻勢」的碰壁，而且也顯示着美帝在菲的權益愈來愈不可靠了。

### 三 印度的「分治」與分裂

像菲律賓的美賜「獨立」一樣，印度也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起，由英國賜予「分治」。「分治」的情形，係按照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英國所宣布的印度分治計劃的原則，把印度劃分為三部分，一部份是印度斯坦自治領，一部份是巴基斯坦自治領，還有一部份是土邦。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薩密，劃分為印回兩部份，分別歸入兩個自治領，若干印、回雜處的地方則由公民投票決定，至於土邦與英國的關係，則維持到一九四八年六月，然後決定參加任一自治領，或宣佈獨立。

當時工黨主席拉斯基曾加讚揚：「像這樣用溫和的方法把帝國的統治歸還給被統治者，這是現代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偉大的讓與」。其實，這種「分治」，與其說

是「偉大的讓與」，毋寧說是「雙重分化」的陰謀。它利用着印回之間及印回與土邦之間傳統的矛盾，達成其各個擊破的目的；同時，它又利用印回現存政治組織的領導者與廣大羣衆之間的矛盾，拉攏前者以壓抑後者，達成其明退暗留的目的。難怪邱吉爾也禁不住讚嘆工黨政府「解決」印度問題的巧妙。

以印回兩個自治領而論，它們並不是兩個地理上完整的國家，而是依據回教徒和印度教徒的人數多寡而劃定的相互錯雜的地區，並且印度斯坦內有回教徒，在巴基斯坦內有印度教徒，還有比較接近印度教徒的錫克教徒，印度教徒多半是工商業者，他們掌握着印度的經濟命脈，回教徒上層是豪富的封建地主，下層是貧苦農民。這種工業印度斯坦與農業巴基斯坦的對立，構成了印回之間經濟上、政治上、宗教上的無窮糾紛。果然，分治不久，旁遮普和孟加拉省便發生印回大衝突，死傷了好幾十萬人。其次，就印回與土邦之間的關係而論，後者共有五二六個單位，佔全印面積五分之二和全印人口三分之一，它們一向是英帝更重要的同盟者。當分治方案公佈以後，接着便有海德拉巴、克什米爾、布巴爾和印多列等邦宣佈保持獨

立。其中最成問題者則爲克邦與海邦：克邦位居印度北端，人民中間有三百萬回教徒，一百萬印度教徒，然而因爲其藩王爲印度教徒，他最初雖宣佈獨立，後來却聲明加入印度斯坦。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巴基斯坦支持下，阿富汗回教徒軍隊突開入克邦，於是印軍也開入助防，雙方發生激戰。後來這問題曾提到聯大安全會的議席上，但是沒有結果。至於海邦，四週都是印度斯坦的土地，在全人口一千四百四十多萬人中，百分之九十爲印度教徒，但其藩王則爲回教徒。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印度斯坦國防部宣佈：「海邦政府拒絕印度政府的解散回教義勇軍的要求」，這要求據說是因爲「幾個月來，回教義勇軍不時恫嚇海邦及鄰近海邦的印度守法公民」（而提出的），於是對海邦發動總攻擊。至十七日逼迫海邦藩王尼塞姆投降。上述兩次戰爭的表象似乎是印回兩自治領與土邦的衝突，但是當阿富汗軍隊侵入克邦時，是經英國特許經過西北邊省入境的。而當這問題提向聯大時，英國也是站在巴基斯坦那一面。至於海邦之戰，海邦中竟有英籍飛行員駕駛着加拿大的飛機從事空運接濟，尼赫魯曾爲此事向英、加抗議。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英帝是如何厚愛於



「更重要的同盟者」。

再就印、回自治領及土邦的上層領袖與廣大羣衆的關係而論：兩次世界大戰曾使印度的民族資本在若干部門開始蓄積和膨大，尤其在第二次大戰中發展更快。雖然英國的殖民地政策要限制印度工業的發展，但是戰時的情況造成輸入的猛烈減少，使印度的公司在國內市場上佔了更鞏固的地位，造成印度空前未有的資本集中和個別康采恩的加強。戰後印度已經出現了實力相當巨大的康采恩，例如達塔（Tatas）和貝爾拉（Birla）便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前者管制着全印冶金工業百分之七十以上、以及大部分的化學、石鹼、煉油和機器製造工業，其首腦 G. D. 達塔便是印度帝國銀行的行長。貝爾拉爲紡織與苧麻的獨佔資本家，同時它也影響到其他部門——從煉糖辛地卡到製造自行車公司，從許多保險公司到幾個大報的發行（印度斯坦時報、領袖報、探海燈等）。這些康采恩在印度已經由經濟的獨佔發展到政治的控制，如貝爾拉公司即曾經常資助國大黨的活動；達塔公司的經理霍密·莫梯，曾在林里資哥總督時代的執行委員會任職；在魏菲爾的「內閣」中，達塔公司另一

董事——阿特亞爾·達賴，代替了莫梯的位置；在印度臨時政府中，達塔的董事之一——約翰·馬特海任了部長。所以，英帝爲了適應戰後的印度現實，特以「混合公司制」拉攏着這些康采恩，例如：英國洛菲爾德公司與貝爾拉公司成立了關於製造汽車的混合企業印度斯坦摩托公司；英國的帝國化學工業公司與達塔公司成立關於製造有機染料的混合公司；英國的蘭西爾克公司與海邦的西爾西爾公司訂立生產人造絲的合同。而美國資本也同樣介入，如法查爾荷電話公司便與美國無線電公司有關；又 The Matar House (Gujarat) Ltd. 也與美國凱塞爾·弗萊塞爾出口公司訂有協定。這種情形組成了英、美、印資本家的聯合陣線。不過英國資本家還是居於主導的地位。由於這些英國資本家慫恿着他們的印度「夥友」促使印度當局同意英國「和平分治」的計劃，印度的獨立運動便因此遭受了可恥的閹割。而印度康采恩敢於如此作爲，一方固由於「財迷心竅」，另一方面卻由於「做賊心虛」。這就是說，他們恐懼他們所剝削的對象（印度人民）的覺醒。因爲印度在英國長期的奴役之下，人民的生活已經困苦不堪，再加戰禍、天災的侵襲，人民大都瀕於死亡的

邊沿。如以工人工資而論，早在一九二一年，一個孟買產業工人所消費的小麥，就已比孟買監獄中一個囚徒所消費的還要少。在隨後二十多年來，由於實際工資日益減少（現在每月只得二十至五十個盧比），工人生活更加惡劣，因而罷工時有所聞。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職工會——全印職工大會（All 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罷工的技術比以往組織得好得多。再以農民而論，他們早已處在聞名的「分租」、「轉租」的超經濟剝削的租佃制度之下，他們被迫在各地發動「減租」、「反徭役、反對半分」的運動；他們也有了自己的組織——全印農民大會（Kisan Sabha）。印度買辦資本家及其代表，對於這些「不軌」行動，除了「武力鎮壓」和「非法收買」（如組織御用的「國民職工會」[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而最基本的戰略便是向英帝妥協，以換取英帝對其本階級的些微讓步。這也就是英帝的「分治」方案最大的成功。

但印度人民的力量已經不可輕侮。他們在飢餓與恐怖中更加堅強起來。這股力量在印度共產黨及其他左翼黨派（如印度社會黨、前進集團、社會革命黨、激進民

主黨等）所結成的「印度民主統一戰線」領導之下，從事反英、反買辦資本家、反封建官僚的鬥爭。這條「戰線」已經在一九四八年初通過了十四項政綱，其中包括「主要工業國有，實行耕者有其田，以語言文化單位爲民族自決基礎，建立基於自願的印度聯邦等等。」雖然尼赫魯等更露骨地使用高壓手段，從事逮捕與分化，然而這只有火上加油，使印度人民更加憤怒，更加清楚自己的道路。

#### 四 緬甸的「獨立」與左傾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英國政府宣佈緬甸獨立法案和英緬條約，十二月十日，英皇批准了緬甸獨立法案，於是，這個南亞的「共和聯邦」，便擇吉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正式成立，由蘇瑞泰任代理總統，德欽努任總理。英國工黨報紙又照例大吹一番，表示「若雙方有必須的好意與互相諒解，任何殖民地能不經鬥爭而獲得獨立。」而緬甸的新貴們也得意忘形，他們公開宣稱：「爭取自由的鬥爭已成過去。」

這是一個用「條約」協商所成立的「獨立」國家。只要研究這些條約的內容以及訂約人的出身和政績，我們便可以看出緬甸是怎樣「獨立」的：在經濟方面，英緬條約規定：「英商公司在未移交政權前所成立的協約或准許權利，在移交政權後，緬甸應負此項原有責任。」（第七條）換句話說，「獨立」後的緬甸仍然是下述五家英國公司的私產：（一）倫敦史蒂爾兄弟公司，控制住緬甸米的貿易；（二）倫敦華萊士兄弟商行，支配着緬甸的木材工業；（三）英國伊拉瓦底航運公司，控制着伊拉瓦底江的一切船舶；（四）緬甸有限公司，支配着全部礦產；（五）緬甸煤油公司，控制着油礦資源。其次，在軍事方面，英緬條約規定：「英國準備派遣軍事教官和顧問協助緬甸建立國防，直至認為不需要時為止。航空地上設備及若干軍艦，則將由英國贈予緬甸，英國海陸空軍仍得駐在緬甸，一如過去。」（第四條）這表示着緬甸軍隊仍在英國完全控制之下，而「獨立」甸緬的軍隊隨時可能用於「保衛」英帝國的利益。英國「星期時報」（Sunday Times）在緬甸獨立之日便這麼說：「英國軍事使節團的存在，使緬甸國防制度可能包括於英國自治領之內。」

毫無疑義，這麼一個在經濟上和國防上都仍然處於附庸地位的「獨立」，不過是德欽努所代表的「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以下簡稱「同盟」）這一派，向英帝妥協和屈服的結果。我們知道：「同盟」是緬甸民族英雄蓋山與緬共領袖德欽丹東在戰時合組的抗日組織。由於蓋山的「棄暗投明」（他曾經是日軍治下的偽總司令），把偽緬獨立軍改造為緬甸人民的武裝——國防軍，使他享受了民族英雄的盛譽，並奠定了緬甸獨立的基礎。也由於蓋山的「動搖不定」（一九四六年九月曾參加英國所御用的緬甸臨時政府；一九四七年一月又在倫敦簽訂英緬談判協定，曾引起緬共退盟和人民抗議；最後他又想重返人民統一戰線），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慘遭與英帝勾結的反動派（宇素的愛國黨）的暗殺。這一暗殺案引起了緬甸人民的激情，但也完成了德欽努與英帝的妥協。

德欽努是「同盟」的副主席，也是蓋山對英妥協的主動者。他在暗殺案後一月（八月），即率使節團赴英進行新的談判；九月，製憲會議通過新憲法草案；十月，簽訂英緬條約；次年一月四日，德欽努便粉墨登場了。他宣稱實行社會主義，

基本工業國有化，控制本國自然資源。但後來實施的鐵路國有化，其董事之一竟是英國威廉·史立姆將軍（他曾指揮緬甸英軍）。由德欽努一手簽訂的英緬條約中的經濟條款，更是所謂國有化的最好諷刺。此外，他宣佈共產黨為非法組織，逮捕民主人士，壓抑工農運動。然而這一切反動的舉措，不但沒有穩定德欽努的寶座，而且帶給他更多的煩憂，首先一九四八年三月間緬共攻勢的擴大，「白共」在中緬曼德勒附近至庇古以北建立了解放區，號召取消英緬條約和實施土地改革；「紅共」也在北緬阿拉甘區和南緬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從事反政府的軍事鬥爭。接着在八月間，「同盟」的主幹——人民志願軍（緬甸國防軍的編餘人員）開始脫盟，並發動「反勦共」運動；一部份國防軍，甚至德欽努的衛隊，也參加了這一運動。仰光岌岌可危。慌得德欽努連忙宣佈「左翼團結綱領」十四點，一切條文上的左傾字眼都用盡了，想用來「收拾人心」。但正如英國的觀察家所說：「他必須以左傾的綱領來爭取團結，則緬甸人民之傾向左翼革命是可以想像得之了。」

不幸國內人心未歸，却招來英帝的「不滿」，最後使他不得不空運北方的卡倫族

(Karars)部隊進京解圍(緬甸國防軍共約二萬人，四分之三爲少數民族，其中卡倫族佔最多，國防軍總司令鄧恩Smith Dunn便是卡倫族人)。但是虎去狼來，卡倫族的領袖們便趁機要求建立「卡倫斯坦」國，同時並率軍佔領許多要地(如毛淡棉、勃生、東枝、東吁等地)，仰光又陷入新的包圍。雙方火併的結果，德欽努政府已經在原則上承認克倫族在緬甸盟邦內單獨成爲一邦。此項公報已由德欽努所任命的地方自治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發出，事態大約可告一段落。不過這裏要指出兩點：(一)英國政府極力贊同這種做法，並且用壓力迫使德欽努政府讓步；(二)克倫族對「克倫斯坦」的疆界要求，竟伸展出克倫族居民佔多數的地區數英里以外，並且要奄有幾百里很少克倫族居民的海岸線。這就是說，英帝又要在緬甸實驗「分治」政策了，而且分治要求中也有疆界問題。看看印度「分治」後的現實，緬甸人民能不警惕嗎？

其實，英帝及其緬甸代理人德欽努的如意算盤是不可能「如意」的，緬甸人民的力量在日漸成長中。以上就反德欽努的各集團而論，克倫族之變，不過是雙方野



心份子爭地盤爭英帝「恩寵」的內鬨。志願軍和部份國防軍正處於兩極分化的過程，一部份已繳械投降，一部份則轉向緬共了。至於緬共，目前雖有「白共」、「紅共」之分，這只是在崑山時代因彼此政見不合而起的分化，現在他們已同處於德欽努的死敵地位，客觀形勢的發展將會迫使他們重返合作之途的。此外，結合在緬共周圍的，尚有「緬甸農民協會」、「全緬工協」、「全緬人民民主青年同盟」、「全緬學聯」、「全緬婦女大會」等，都是緬甸人民力量的新細胞，緬甸獨立解放的鬥爭正方興未艾。

### 五 馬來亞的「自治聯邦」與「聯合行動」

爲了應付戰後東南亞所出現的新形勢，英國在馬來亞也玩着「分而治之」的新花樣。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它便宣佈要改變馬來亞的政制，十一月間，即派遣麥克密爾爵士赴馬來亞各蘇丹處進行修約談判，並於次年一月間發表有關馬來亞聯盟與新加坡新政制的「白皮書」。其內容大致爲：（一）廢除「海峽殖民地」而

單取新加坡爲直轄殖民地，原屬「海峽殖民地」的檳榔嶼和馬六甲併入原有的「馬來聯邦」，與「馬來屬邦」統一爲「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1)褫奪蘇丹前此的「統治權」，而僅使之爲「宗教主宰者」；(二)憲法未完成前，立法院僅爲諮詢機關，否決權仍握於總督；(四)關於馬來公民權的享有，必須爲馬來亞出生者，或於新政制公佈後於最近十五年中居留於馬來亞滿十年者。接着，馬來亞聯盟便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成立。第一任聯盟總督曾德爵士宣誓就職，新加坡也於同日恢復民政，新任總督金森於三日正式就職。

可是這個計劃遭受了全馬各階層的普遍反對。馬來蘇丹反對它，因爲它褫奪了他們「前此的統治權」，代表這一階層利益的「馬來民族統一協會」(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鼓吹着「馬來亞是馬來人的馬來亞」，公民權不能爲其他民族所享有；華僑反對它，因爲它不但用公民權挑撥馬、華民族間的感情，而且公民權的限制條件對華僑有害無利；馬共中央更義正辭嚴，呼籲全馬各民族各黨派建立民主民族戰線，爭取民族自決的全馬統一的自治政府。於是英帝着了慌，趕緊抓

住了「馬來民族統一協會」，立即派遣兩位議員卡曼斯和威廉斯與之進行談判。結果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初成立「十二人委員會」，該委員會由馬來聯邦總督、各州蘇丹及「馬來民族統一協會」代表聯席會議所委任。接着於十月二十四日公佈該委員會的精心力作——「馬來亞聯邦政制建議書」。其內容大概為：（一）以「馬來亞聯邦」（Malaya Federation）代替「馬來亞聯盟」，讓各蘇丹保留自己的權力和國家的歷史面目；（二）不限制雙重國籍；（三）各州政府都有英籍顧問，同時又委任了一個「十人委員會」，以便「聽取民意」。這個委員會由四位馬來聯邦諮詢委員，每位委員再介紹一名，及總督委任聯邦教育司池士曼及一位秘書等十人組成。據說該會成立以後，總共收到了十一封信及備忘錄，經過三個多月的「研究」，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底發表「報告書」。其中除了在聯邦的行政會議與立法會議中增加幾個非官方議員，及對公民權的取得年限略予減少外，其餘跟「建議書」沒有兩樣。這樣的「建議」和「報告」，對馬來蘇丹們算是滿足了，但是馬來亞人民包括馬來民族與其他各族，卻掀起了廣泛的反建議書運動。

不過反建議書運動的發展，其歷程是極爲曲折，但也極令人興奮的。這一發展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局部的聯合，也就是各民族本身的聯合；第二階段是全面的聯合，也就是各民族、各政黨、各團體的聯合。前者如馬來民族方面，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吉隆坡有包括六十七個馬來團體（後增爲七十四個）所組成的「馬來人民聯合戰線」(United Malay People's Front)；在其他各族方面，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吉隆坡成立的「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Pan-Malayan Council Joint Action)。他們都堅決反對「建議書」，並要求解散「十人委員會」，主張包括星洲在內的統一的馬來亞，實行普選以建立負責的自治政府，並贊同以馬來亞爲永久家鄉的效忠者才應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間，上述兩個各自「聯合」的團體，在「聯合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作總的「聯合行動」，重申上述的意見，並特別兼顧馬來民族的特殊利益。但英帝仍一意孤行，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仍然根據「建議書」，成立着並非全馬各民族所一致希冀的「馬來亞聯邦」。

於是，馬來亞人民的反抗行動益趨積極，就在二月一日這一天，新加坡及馬來亞其他各地即有二萬多工人罷工，並懸半旗誌哀，以表示這天的「不幸」，結果引起英國在馬駐軍的鎮壓和逮捕。延至五月一日，事態更見嚴重，英方對於工人慶祝自己的節日，說是「有礙治安」，遂發生流血慘劇。以後在新加坡、柔佛等地，又接連發生槍殺工人事件。六月六日，英國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唐納在新加坡發表激烈的聲明，六月十七日起，英方案與宣佈全馬戒嚴，並實施「非常權力」的措置，警察受權「得隨時捕人，處以一年徒刑，並不必宣佈罪狀」。同時，查封吉隆坡的「民聲」、「戰友」等各左翼報刊，解散全馬職工總會、抗日退伍同志會、新民主青年團等過去被認為合法的社團，逮捕各族（尤其是華僑）的民主領袖。據「電聞社」記者的報導：「引用英國殖民地當局所發表的統計，已有七千名馬來亞職工會的領袖入獄。這些人當中，已有許多人被鎗斃。」（十一月二十六日）。但馬來亞人民的反抗並未稍緩。在北部和東北部若干地區，已經成立了人民的行政機構（例如在霹靂就成立了一個廣大的游擊區），在馬來亞的首都吉隆坡的城外也曾爆發過人民起

義。不過英國當局竭力掩飾馬來亞人民解放鬥爭的規模與性質。在官方報紙上、在殖民地當局和工黨政府代表們的言論中，馬來亞的人民起義被說成少數「恐怖份子」的活動，可是英國龐大的武力，包括着飛機與戰艦，已經被派往東南亞洲。除了正規軍之外，英國警察的軍官和分遣隊也從中東調到這裏來。澳洲的輪船和美國的飛機都幫助英國運送軍火。在這些部隊之中，還有印度的廓爾喀族(Gur Kha)部隊，這種人素以異常慍悍而著名；也有安德斯軍團(Anders Groups)的法西斯份子(即波蘭法西斯軍隊)；甚至還有溫莎宮的近衛軍。同時爲了適應游擊戰術，英國當局不但從倫敦派出大批警犬，而且向婆羅洲徵募「專獵人頭的生番」——達雄克人，以便在密林中發現游擊隊。按照英軍司令編訂打垮馬來亞游擊隊的計劃，第一部是把游擊隊驅逐至密林中，第二部則用「噴火式」飛機的火焰去焚斃他們，而噴火機下的餘生者則被活活餓死。

英帝這麼兇殘，其基本動機已由倫敦「星期日畫報」說得很清楚：「無論如何，我們應當保持馬來亞，馬來亞的錫和橡膠是全部英屬國家的聯合中最珍貴的資

產。」至於美、澳也在旁幫兇的原因，也不過是爲了橡皮和錫的利益。不過英帝的兇殘政策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據英國上院議員曼克勞福在上院已明白指出：「英國目前在撲滅馬來亞恐怖主義的戰爭中，並未獲勝……暴徒現已結成大隊，並且對於情報和領導配合的工作已有顯著進步。由於恐怖主義蔓延得很快，百分之三十的馬來亞膠園主，不願重返原地。同時現在的戰爭，每天要耗費馬來亞政府三萬五千英鎊，並已經有六百多名英人喪生。」（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倫敦合衆社電）。

## 六 巴勒斯坦的「分治」與阿猶戰爭

自從上次大戰、尤其此次大戰以來，巴勒斯坦成了最複雜的國際糾紛地帶。這一糾紛表現在阿猶的衝突，表現在英美的矛盾，表現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對英帝的抗拒，表現了英美的自私和蘇聯的同情。

在上次大戰中，英國爲了換取阿、猶的支持，曾於一九一七發表「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保證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鄉」(National Home)

。而早在一九一五年，又由英國駐埃及總督麥克麥洪（Sir Henry Mc Mahon）答應阿拉伯人在戰後獲得獨立。這種兩面政策引起了阿猶二族在宗教上、民族上、尤其在經濟上（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密集的城市和工業，而阿拉伯人還保持着農業的生活）的衝突，這種衝突已經發展成爲兩大民族集團的對壘：一個是以全球各地猶太人支持的「猶太公會」爲代表；一個是以中東各阿拉伯國家所持的「阿拉伯高級委員會」爲代表。英國一向利用着這種衝突，藉以保持英國在中東的戰略基地和石油利權。因爲在伊拉克一億三千七百萬噸的貯油量中，英國資本佔其半數，而其油管的終點即爲巴勒斯坦的海法港（它同時又是東地中海中僅次於亞力山大的第二大軍港）。但不幸的是這次戰爭打破了英國的好夢。由於美國運送到蘇聯的物資，經由伊蘭的鐵道和公路，美國空軍在中東已佔有基地。又依據一九三九年美國與沙地阿拉伯國王阿本蘇特訂立協定，美孚和德士古兩個油公司合組的阿拉伯美國油公司開採沙地阿拉伯的煤油，建築了一條油管，由沙地阿拉伯外約但而達巴勒斯坦海岸。這些石油利益加上美國本土有着許多猶太籍人口這一事實，遂構成美帝對聖地



的複雜興趣。此外，蘇聯在中東的影響，本來到高加索爲止。它在革命之初，就已放棄了對於伊蘭北部的勢力範圍；這次戰後，它也感到對於防禦巴庫油田和巴統油管線的重要，乃有一九四六年夏天蘇伊石油協定的訂立。於是，兩個不同體系的矛盾也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體現着。

根據美國一位史學家梵阿斯丁 (Richard W. Van Alstyne) 的統計：「在過去二十六年間，有七個不同的委員會去調查聖地，並草就七個不同的報告書，即平均每三年半有一次調查。」但是過去幾次的調查，不過是爲了延長英國的統治所作的裝飾。即在此次戰後的初期，英國還想留在聖地而不忍離去。其後由於英美矛盾的發展，蘇聯的正義申斥以及阿猶反英情緒的高漲，英國才不得不宣佈退出的計劃。這種情形可以自此次戰後所提出的解決聖地問題的三個方案的演變過程中看出：

(一) 英美於一九四六年四月曾提出所謂共同方案。這一方案着重希特勒的排猶政策所造成的十萬流亡猶籍難民的處理。它主張這十萬人進入巴勒斯坦，而對聖地本身的委治地位則仍不擬變更，結果引起阿猶雙方的不滿，它們各自要求脫離英國委治

而獨立。(二)英國於同年七月又提出一個「三分」計劃，擬定猶太人得佔全區約百分之十五的地方，阿拉伯人佔百分之四十，英國控制百分之四十五，耶路撒冷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和南部三角形的尼格夫(Negev)戰略區域也包括在英國區內。一九四七年二月英國再提出修正案，但阿猶雙方仍然反對，美國也不贊同，於是這問題乃提交聯合國處理。(三)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聯合國大會通過又一個「阿猶分治方案」，決定將巴勒斯坦分成阿拉伯和猶太兩個獨立國家，耶路撒冷則劃做特別市。阿猶兩國土地的劃分：南部與埃及接界，猶區包括尼格夫和別士巴乾燥區，阿得沿海的狹長地帶；中部為死海和但約河以西地中海以東的地區，猶得沿海狹長地帶，包括台拉維夫、海法和若干產橘地區，阿得其餘部份和雅法港，阿屬小部份土地為猶太沿海地所包圍；北部自東沿提勃里亞湖至黎巴嫩邊界的狹長地帶歸猶，其他包括海岸一部份和內陸的拿撒勒斯及薩反德歸阿。並經規定：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英國結束對於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八月一日，英軍撤退完成，十月一日，阿猶兩個獨立國成立。同時由聯大派遣玻利維亞、捷克、丹麥、巴拿馬和菲律賓五

國代表組成委員會前往執行。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在英國結束對巴勒斯坦統治的前夜，猶太人突然宣佈成立猶太國，定名為以色列國 (Israel)，首都設在特拉維夫，推古里翁 (David Ben-Gurion) 為內閣總理，並選舉魏茲曼 (Dr Chaim Weizman) 為首任總統。對於這個猶太新國，美國首先加以承認，接着蘇聯及東歐各國也加以承認。英國竟予反對。阿拉伯各國則在埃及開羅開會，決定進兵巴勒斯坦；由英國裝備和訓練的外約但軍，攻入聖城耶路撒冷；埃及沿地中海進兵，佔領加薩，控制巴勒斯坦南部戰略性的沙漠地帶尼格夫區；在北面，敘利亞與黎巴嫩軍進迫加里海附近。以色列軍最初失利，但後來愈戰愈強。原因是以色列的軍隊習慣於有組織的戰鬥，而阿拉伯軍只能作散漫的沙漠遊擊戰。這樣，雙方戰鬥成了膠着之局。一九四八年中，再由聯合國建議阿猶雙方停戰，派遣一個瑞典人員那多特伯爵率領的團體前往巴勒斯坦進行調停。貝那多特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作新建議，把最初聯合國建議於猶太國的尼格夫區，完全交給阿拉伯人。這是遷就了英方意見的建議。猶太激烈份子因而採取報

復手段。十一月中突把貝那多特加以刺殺，貝氏在聯合國一再反覆的態度下犧牲了他的生命。之後，聯合國派彭治繼貝那多特進行調停。至一九四八年底，以色列軍向尼格夫區進兵，把埃及軍包圍在法魯耶。英軍飛機從埃及的基地飛入巴勒斯坦內偵察，被以色列的空軍擊落五架，因此巴勒斯坦問題由阿猶的衝突進到了以色列與英國的衝突。英艦隊開集東地中海，英軍在尼格夫南端的阿卡布港口登陸，造成中東的一個新危機。

但是，無論英國或阿猶雙方都無法在現狀下再支持一次新的戰爭。英國一部份閣員正強烈地反對貝文外相對於巴力斯坦的干涉政策，而阿猶雙方對於保持大量軍隊與消耗大量軍費也深感無法擔負，所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由彭治在東地中海的羅特島上所主持的阿猶雙方的直接談判，已於二月二十四日獲致協議。以色列與埃及簽訂了具有歷史性的巴勒斯坦停戰協定，雙方表示尊重安理會的命令，保證不再以武力解決問題。接着其他阿拉伯國家也都立即要求同樣談判，這是巴勒斯坦問題自「貝爾福宣言」以來所表現的大事件。這一事件表示兩個意義：（一）以色列國的

成立，一向爲英國及阿拉伯國家所否認，此次停戰條款中雖避免提到「以色列國」，但序言中說明兩個代表團代表各該國「政府」，無異埃及在事實上承認了以色列國家，這在阿猶兩族的外交關係上是從「聖經」時代以來所未有的大轉變。(二)巴勒斯坦問題的基本癥結是由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制度在作祟，如果英帝美帝的勢力不退出這個地方，如果阿猶兩族不辨清誰是他們真正的民族仇敵，則此次停戰協定恐又將成爲與另一次戰爭的間歇，而距離聖地真正和平還有一段艱難的路程。

## 七 越南的「法越聯邦」與焦土抗戰

當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以後，越盟(Viet-Minh)——擁有一千多萬黨員的越南第一大政黨，於八月十九日解放了河內，接着越南皇朝最後的一個皇帝保大(Boa Dia)於二十四日在其國都順化建忠殿上，頒佈他的退位詔書。九月二日越盟主席胡志明(Ho-Chi-Minh)以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主席名義，發表「越南獨立宣言」，完成越南人民所謂「八月革命」。這種光榮的成績是越南人民自己的鮮血從日

軍的侵略下戰鬥得來的。作爲越南舊日的宗主——法國，早已爲日本的俘囚，他們沒有理由重返這塊被自己所遺棄了的土地。可是聯合國關於處置越南日軍投降的辦法，却把越南分成南北兩部，以北緯十六度以北爲北部，指定由中國軍隊接受日軍投降，北緯十六度以南爲南部，指定由東南亞聯軍（主要是英軍）接受日軍投降，這樣既便利了英國對印度、中東、近東及地中海的聯繫，同時法軍也藉着英軍的幫助，由 *Cedillo* 和 *Riviere* 所率領的隊伍很快的便佔有了西貢。但因爲法軍的佈署尙未就緒，而越盟的力量相當倔強，迫使法國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與越盟簽訂一個初步協定：法國承認越南有自治權，可以自行設立議會並享有財政上與軍事上的自主權；越南共和國聯合政府所統轄的區域，包括東京和安南；交趾的地位俟三個月後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法國在這個條約中所得到的的是法國得經常在越南駐軍二萬五千人。於是此後發動全面進攻時便有了先鋒軍。而其中關於交趾的處理更埋下了此後一個大陰謀。當四月十八日法越代表繼續在中部茶叨 (*Dalat*) 會商法越共同的問題，法殖民當局竟不惜由卑鄙的手段在南部舉行關於決定交趾地位的所謂

「公民投票」，接着於六月一日宣佈成立「交趾支那共和國」，以阮文聲爲正主席，阮文春爲副主席（後來文聲羞憤自殺，黎文劃繼之，黎去職後文春繼之）。因爲交趾是越南的麵包籃，如果將它割去，法國殖民者就可以用飢餓的武器來對付越盟了。同時對柬埔寨和老撾也盡力拉攏，如法國自動放棄對柬埔寨前此的保護地位，部份地承認其自治，並允許它得收回一九四一年被暹羅奪去的地方巴塔邦；對於老撾，也允許它得收回被暹羅奪去的地方，並由法國代爲驅逐那些反對法國的「自由老撾人」。這樣幾乎把越南民主共和國整個包圍起來了。此後於七月六日法當局又邀越南代表團在巴黎近郊封騰布羅（Fontainebleau）繼續初步協定和茶叨會議未了的談判，但交趾的法軍當局却又在西貢召開老撾、柬埔寨和交趾各地的「代表會議」，並聲明「交趾支那共和國」與越南聯邦無關。法國政府也承認了這個所謂獨立國，如此聲東擊西藉以延宕法越關係的改善。此後胡志明雖親赴巴黎簽訂九月十四日的臨時協定，並繼續在河內召開軍事政治等小組會議，但關於幣制問題，特別關於越南在法國聯邦內的地位問題，以及越南的外交權和南部的地位問題，都

沒有適當的解決。而且自「三六」至「九一四」這一段談判期間，法軍對越盟的進攻也沒有止歇。如「交趾支那共和國」被導成時候，法軍在北圻曾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河內方面也嚴重衝突過。到了十一月二十日，海防法軍故意破壞越南的關稅主權，於是法軍便索性向越北發動大規模進攻，飛機、火箭炮都使用出來了。戰爭發生以前，法駐越最高專員達尚禮安(D. Argénien)曾向巴黎保證不出三週便可以「肅清越盟」，但「越盟」接受了過去一年談談打打的教訓，它知道只有堅強抵抗才有光明的前途，因此戰爭遂由海防擴及河內、建安、諒山、南定、順化，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越盟堅強的英姿粉碎了法帝速戰速決的迷夢。至此法帝亦只好變更策略。一九四七年春天，當拉馬迪內閣組成的時候，法當局另派急進社會黨黨員波拉特(Timere Bolart)任駐越最高專員。波氏抵越後即開始執行兩面政策，一面與胡志明聯絡，公開表示他將以越盟為對象進行和平談判，一面派代表赴香港拉攏遜王保大，揚言保大將出面調解越南問題。可是對越盟方面卻表示以「越盟軍隊放下武



器」爲談判的前提，結果遭到胡志明的嚴詞抨擊，自討沒趣。對保大方面也煞費苦心：首先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間發動越南反動政客阮海臣之流赴香港促駕：接着於十月初在越北發動五萬人的攻勢，企圖活捉胡志明，好替保大登場張本（但這次攻勢又遭受越盟的回擊，官兵陣亡六千人，飛機擊落十一架，砲艦被焚五艘，大炮消滅五四尊）。到了十二月初，保大雖然在阿隆灣一艘軍艦上與波拉特會晤，據說法方曾許給保大相當優厚的條件，但保大迫於越盟的堅強，只好悄然赴歐遊歷。這樣一直拖到一九四八年四月，波拉特又趕往日內瓦會晤保大，多方誘迫，接着終於六月五日再在阿隆灣訂立協定。據法國海外部長弗羅萊向議會的報告：「越南在法聯邦之自由須得完全，三圻聯合問題須由人民自由解決。法所堅持的爲維持聯邦軍隊及外交統一之意志，而越南實力部隊只可屬於一種警衛的實力。法國承認越南獨立，亦確證越南加入法聯邦，但越南必須尊重法人之權益，及優先聘用法國之技術人員。六五協定即基於此種原則。」而上面提及的「交趾支那共和國」主席阮文春便馬上在六月六日成立統一三圻的「越南中央臨時政府」，阮文春任內閣總理兼國防

部長。雖然保大至今尚未回到越南來，但是法國的傀儡政策總算告成了。

不過保大即使正式復辟，也無能解決越南問題。因為目前越南的廣大土地和衆多人口都控制在愈戰愈強的越盟手裏。雖然法帝對越南使用了十二萬正規軍和三萬輔助軍，其中還包括利用德義戰俘所組成的「志願隊」，但是他們只能控制西貢、河內、海防、順化、土倫等大據點以及其他幾個小城市。但這些城市，事實上都是處於被包圍的狀態，各城之間的通路，只在白天護送隊保護之下才能通行。同時，這個再奴役的政策，所需費用甚爲龐大，據估計每日支出當在一百萬美元以上，且又無法「以戰養戰」。例如越北煤礦的產量只及戰前百分之五；米的出口實際上已經停止；橡膠的出口只及一九三八年數字的百分之十，加之越南人民常順利地破壞着佔領軍的經濟措施，法國佔領區內的工廠又常給炸燬，橡膠園的四分之三已給遊擊隊毀滅了。相反地，在越盟控制區中，目前已分全國爲十個軍區，每個軍區各由一個「抗戰行政委員會領導」。甚至在少數民族的山嶺地區，也已經有由當地居民所組成的部隊，如越南第一、第六和第十軍區的泰族營、農土族(Tho)營、和毛依

族(三)發覺是。他們在各個軍區中都實施土地改革和「愛國競賽」，各區各縣各團連隊都有。團員至三個月為短期或長時期，並組織「流軍」以實行計劃。現在越南人民高漲渾地意識到法帝決不能壓服他們的抗戰，他們完全信任胡志瑛所領導的抗戰政府，而且深信他們自己能獲得最後勝利。

## 八 「印尼的「荷印聯邦」與「末里汶起義」

第二次戰以後，荷蘭及其帝國主義伙伴對付印尼的獨立運動，與越南所遭受者如出一轍。首先是那位在印緬戰場中曾經顯得充分無能的蒙巴頓爵士，調動一小部分英軍和二萬多日軍在爪哇登陸，美其名曰保護歐洲人，換着便有在美國訓練好了的荷蘭海軍五千人開來接防。但印尼的革命領袖蘇卡洛和哈代等已經事先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成立了一「印尼共和國」，而且還控制着七三五、二六八方哩的領土和七千多萬的人口，還有豐富的資源和日軍留下的一部分武器。於是發滑的荷帝便採取「邊談邊打」的方式，企圖軟硬兼施地瓦解「印尼共和國」。例如在一九四六

年四月、五月、六月間，雙方既有談判，但雙方在爪哇、三寶壠一帶也有零星的戰爭。即使自是年十月十四日簽訂了「巴城停戰協定」，荷軍仍源源不絕開向印尼「維持秩序」。不過這種半生半死的局面，誰也解決不了誰，而印尼的一部分領袖們則又很希望由「談判」獲得獨立的成功，加以英國駐蘇大使從莫斯科趕來拉攏，於是雙方在十一月十五日在巴城簽訂初步的「林芽椰蒂協定」，接着再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式簽訂「印尼獨立協定」。協定的輪廓大致以法越的「三六協定」爲藍本。荷蘭事實上承認了爪哇、蘇門答臘和馬都拉各島上的「印尼共和國」，並且同意成立「印尼合衆國」——未來的「荷印聯邦」的構成部分。不過在協定中規定任何區域居民可以民主方式決定不參加「印尼合衆國」時，得與各友邦及荷蘭建立特別關係。這便使荷蘭得以公然進行分裂印尼民族統一的陰謀。果然，在獨立協定簽訂後之第三十九天（五月四日），在荷軍佔領區的萬隆忽發生巽他族獨立運動；五月十二日，西婆羅洲又另立國家。印尼共和國的情報部長立即指出這是由於荷蘭的慫恿。五月二十七日，荷蘭更逼上一步，對印尼共和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建立一

個由「評議會」當權而由荷蘭代表控制的聯邦政府，將所有一切工業企業與裝置都移交原主（因為共和國政府曾於三月間決定重要企業國營），並設置混合警察。這個通諜無異於否定了獨立協定，而印尼共和國總理沙里爾仍不惜委曲求全，除了「混合警察」尚持異議外，其他都表示可以考慮。結果引起共和國左右政黨的不滿，而於六月二十六日改由蘇卡諾暫攝閣揆。蘇氏團結了內部意見，再於七月三日任命沙里夫丁為總理兼國防部長，但自荷方發出最後通諜以後，美國國務院竟於六月二十九日致文印尼共和國，堅持印尼政府應立即接受荷方條款。英國政府也送出一個類似的照會。同時英美兩國駐巴城的領事也在幕後半迫半誘，促使印尼就範。於是荷蘭的聲勢更壯，荷蘭內閣竟於七月十九日決定對印尼使用武力，並授權荷督范茂克隨時下令作戰。不二日便有荷軍十二萬在蘇門答臘、爪哇十處地方大規模展開所謂「警察行動」了，在這次戰爭中，印尼的上空有美製P五一「野馬」戰鬥機出動掃射。在巴城，集中了五十多輛美國「歇爾曼」型坦克。在英國屬地新加坡，經常成了印尼各島上不斷增加的荷蘭軍隊的主要供給基地。這些事實，都明顯地表示着，

各帝國主義者多麼狠毒地在聯合干涉，甚至聯合消滅印尼共和國。

自荷蘭發動「警察行動」以後，由於印、澳的控訴，印尼問題於八月一日被提到聯大安理會。但首先遭到荷蘭代表的反對。這議案成立以後，又繼續展開「由誰調停」、「如何調停」的爭執。美國表示願意「斡旋」，英國也認為「美國為最佳的調停者」。荷蘭對於美國的「斡旋」也「認為適當」。蘇聯則以為「美國的斡旋係不在聯合國的範圍」，並謂「美國似不願將此事交聯合國調停，可能因為美國對印尼具有經濟的目的」。最後由安理會決定：一面下令雙方停戰，一面由駐在巴城的安理會會員國的領事（中、比、澳、美、英、法）就地調查，向安理會報告印尼情況。此外，又另由美、澳、比三國組成「善意服務委員會」前往執行調停工作。但是，荷軍在停戰令生效兩點半鐘以後，即違令進佔巴城與日惹間鐵路幹線一要城——貢邦。同時荷蘭海軍陸戰隊也在三寶壟登陸。而六國領事的調查報告，只不過提出「停戰令不能實施，由於荷印雙方均不承認對方的前線位置」，却未說明荷蘭的侵略已經發展為大規模的戰爭。至於「善意服務委員會」，竟在美國代表格拉漢

的操縱之下，迫使印尼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簽訂了「連維爾協定」。協定內容分爲兩種。一種是「停戰協定」，由印尼接受所謂「范莫克停戰界線」，即等於承認荷蘭軍事佔領的地區，同時規定印尼軍隊自這個地區撤退，印尼所獲得者則爲解除封鎖，恢復交換，暫停目前印尼區的窒息狀態。另一種是「政治談判十二原則」，其主要點：（一）荷蘭有權組織臨時聯邦政府，聯邦政府未產生前，主權在荷蘭；（二）暗示印尼共和國將加入聯邦，其地位與「東印」及「東婆羅洲」等的政治地位相等；（三）爪哇及蘇門答臘各區可在半年至一年內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加入印尼共和國抑或自成一政區。這麼一來，把「警察行動」的佔領區當作既成事實合法化了。分而治之，導演傀儡聯邦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但荷帝還不以此爲滿足，它一定要印尼共和國承認荷蘭在印尼的主權，實際加入它一手扶植的傀儡聯邦（這一聯邦已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成立，定名爲「印尼臨時聯邦政府」），並把軍權和財權完全交給荷蘭。這時的印尼共和國，在「連維爾協定」簽訂以後，已改由哈代組閣。他對帝國主義存着幻想，認爲對荷帝可以由談判達到妥協，尤其認爲依靠美帝可以

促成荷帝妥協，所以他對荷帝的要求，差不多完全答應，只有關於軍隊指揮權和移交主權日期項的意見尚未一致。但荷帝等不得了。因為它在馬歇爾的「復興歐洲計劃」中，每天所得到的「經濟援助」平均為一百萬美元，而在印尼的軍事費用，每天不過一百萬盾，同時由於向當他人民大規模掠奪土產存貨（如橡膠、烟葉、茶、棕油等），輸出貿易大有起色，使荷帝的經濟力量大為增強，再加以反蘇反共的國際逆流的激盪，和印尼内部的動搖分裂（見下段），於是索興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向印尼共和國發動全面進攻，以傘兵佔領日惹。蘇卡諾總統、哈代總理、蘇第曼總司令等重要領袖均被俘獲，爪哇和蘇門答臘的重要港口也遭佔領。印尼共和國區內的無辜人民，又一次橫遭荷帝軍事進攻的浩劫。

其實，當哈代組閣以後，蘇卡諾自一九四五年八月以來所代表的印尼共和國便已經名存實亡。因為哈代對內不僅排斥了共產黨，而且也排斥了溫和的社會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成自印尼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右傾的政府（參加政府的只有國民黨和回教黨份子）。對外，哈代完全投入美帝的懷抱。爲了取得美帝的好感，他取消



了蘇聯承認印尼共和國的友好協定。爲了取得美帝的「援助」，他允許美國資本家獨佔印尼區的資源，成立所謂「福斯協定」。這種妥協作風，引起了印尼左翼政團大團結。早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底，沙里夫丁領導的社會黨會同印尼勞工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便合併於印尼共產黨，由善於組織工作的共黨領袖慕梭（Musso）負責領導。他們於九月十八日宣佈成立爪哇人民共和國，慕梭爲總統，沙里夫丁副之，在東爪哇末里汶起事，號召人民對內推翻投靠帝國主義的買國政權，對外抵抗美帝、荷帝的聯合侵略。當時曾引起哈代政府的大規模「清剿」，人民軍被迫由城市退入鄉下，展開廣泛的持久的游擊戰爭，尤其「社會主義青年團合併於共產黨，使後者掌握了全部青年武裝。」（沙里爾語）同時在荷蘭佔領區也有游擊隊的組織與活動，這是蘇卡諾、哈代等脫離人民路線所招致的必然結果。他們企圖以反蘇反共的姿態，在美帝支持之下，向荷帝討價還價，來保全印尼共和國的幌子，維持封建貴族、新興官僚及買辦商人的統治地位。十二月十八日的荷軍進攻，只不過表示他們與荷帝之間的矛盾尚不能不以戰爭的方式再作一次不等價的「交易」，等到「價

錢」講妥，他們仍然會恢復「自由」的。不過印尼人民卻不能安於這樣的作弄了，荷帝的進攻更加使他們認清「談判」絕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獨立解放。此後的鬥爭將是更艱苦的，但鬥爭的道路却只有一條了。

## 第四章 殖民地問題的展望

### 一 殖民地不能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

如第一章所述，資本主義一跨進了帝國主義階段，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就開始從根本上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基礎了。這一基本矛盾派生出日益嚴重的其他矛盾，而這許多矛盾綜合起來便成爲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這種不治之症是社會制度本身的危機，絕非掠奪或爭奪殖民地所能挽救。

以掠奪殖民地而論，英國算是一個標準的選手。一八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間，英國的海外投資額中，外國投資（九五百萬鎊）與殖民地投資（六七百萬鎊）的對比是一百與三十之比，第一次大戰以後，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海外投資額的增加率中，殖民地投資（五三·九百萬鎊）與海外投資（二一百萬鎊）的對比已完全改變，成爲一與二之比；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後，殖民地投資額（三六·八百萬鎊）更遠高於外國投資額（九百萬鎊），爲一與四之比；降至一九三五年，

殖民地投資（一八百萬鎊）與外國投資額（二·八萬鎊）已成一與九之比。這種掠奪殖民地的傾向，與日俱增。但是掠奪殖民地的結果，造成了殖民地的普遍貧窮。例如在印度，工業化的口號提出了好幾年，工業原料如棉、麻等出產也很豐富，煤鐵蘊產尤為出名，交通運輸也比東亞其他各國發達，可是由英帝的長期經略和半封建統治的存在，剝削的苛酷，使富裕的印度變成廣大人民長期貧困的地獄。在緬甸也是如此，它過去專作印度的穀倉，農耕方法非常原始，大部份肥沃的耕地成了大地主和高利貸者向農民苛刻榨取的手段。據統計，緬甸約有百分之七十的農民是貧困的佃戶……英帝其他的殖民地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也都是如此。這種情形必然產生兩種後果：一個是殖民地經濟日趨枯竭，帝國主義者即使要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來維持資本主義的制度，也勢必有山窮水盡的時候。竭澤而漁的辦法豈能養活漁夫的終生？另一個後果則如羅斯福總統所說：「殖民地制度意味着戰爭。羅掘一個印度，一個緬甸，一個爪哇所有資源之後，而不帶回任何事物給他們——所有你們在做着的事，是在儲存引起戰爭的糾紛。」這個「戰爭的糾紛」具有非常正義

的性質，它是殖民地人民爲了衛護自己的生存權利所發動的反奴役戰爭。它是各殖民帝國所遭遇到的最大阻礙。

其次，以爭奪殖民地而論，兩次世界大戰的基本癥結都是爲了殖民地的爭奪。但結果不但沒有合理解決殖民地的分配，而且更促進了資本主義體系本身更尖銳化的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完整的資本主義體系宣告瓦解，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出現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在歐洲地區內的許多國家（如德、奧、匈、芬蘭、葡萄牙和保加利亞等），也爆發了革命的火花。後者雖被壓伏下去，但蘇聯卻戰勝了兇惡的聯合武裝干涉，並且在連續三年的五年計劃中，迅速躋列於一等強大的現代國家之林，十足映照出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沒落的下坡。到了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意、日軸心戰敗垮台，英國一蹶不起，法國政治兩極化，東歐則崛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權，而蘇聯更屹立無恙，益發顯得資本主義體系的土崩瓦解。雖然美國得「地利」、「戰時」之便（見第一章第四節），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管」，但是它的「繁榮」也極爲架空，因爲它的工業生產水準還低於戰時，並且

有五百萬左右的失業羣。目前它們雖力圖振作，對內行使「社會主義的措施」（如英法的國營計劃），對外一面想集結大大小小的資本主義國家於一堂（如所謂「西歐聯盟」、「大西洋聯盟」等），一面對殖民地提出「獨立」或「聯邦」的計劃，然而這一切舉措，只不過顯示資本主義制度近於沒落季節的掙扎。形勢比人強，金融資本寡頭要完蛋了。

## 二 殖民地必然掙脫奴役的枷鎖

今天，殖民地固然挽救不了資本主義的危機，而且，殖民帝國的殖民政策必遭清算，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鬥爭也必獲成功。

「殖民地的佔有，對於殖民國家之金融資本家的利益，如果把它分離開來，祇認作一個輸出商品的市場，一個輸出資本的市場，一個獨佔原料的來原地，或者一個以剝削方法獲取超利潤的泉源，那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為帝國主義下的現代殖民制度，事實上是所有這些因素之『單一的綜合』（a simple complex），沒有這個，

殖民制度就要塌潰了。而這一整個綜合的樞軸，則為殖民國家握有殖民地的主權與軍事的佔領。……（社德 R. P. Ditt 著「世界政治」）因為殖民帝國握有殖民地的主權（直接掌握或間接操縱），便可以發號施令，在殖民地實施經濟掠奪，建立原料、市場、勞力、交通……多方面的榨取制度；實施政治分化，造成民族、種族、社團、階級間的對立與衝突；實施文化麻醉，把大多數人民停留在愚昧的狀態，在他們當中傳播種種與帝國主義有利的武斷宣傳。至於軍事佔領，直接可以鎮壓當地人民的革命運動，間接可以驅使當地人民對抗外來的競爭者。但是，由於殖民帝國所操縱殖民地的主權用於行使反動的卑鄙的勾當，所以影響到主權行使者的意識和行動，其結果往往造成殖民地官吏的貪婪舞弊、殖民地傀儡的豪奢淫佚。殖民帝國當局明知其弊而不能自拔，它們只有靠「腐化」來維持對殖民地的統治。同時，由於軍事佔領的目的也僅在保護掠奪者的利益，所以關於佔領政策便不得不含有野蠻橫暴的恐怖性質。而「腐化」統治和「恐怖」控制的結果，除加強殖民地人民的仇恨和敵愾以外，更足以加速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

與殖民帝國的鐵蹄踏上殖民地國土的同時，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鬥爭便已經開始。遠者不論，近如法國侵略安南（一八八四），英國侵略緬甸（一八八一——一八五），日本侵略台灣、朝鮮（一八七七——九四），美國侵略菲律賓（一八九八）……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用戰爭來達成侵略的目的。本書因為着重戰後的殖民地問題，為節省篇幅起見，所以對於各殖民地戰前的反抗鬥爭，特予省略。其實，它們今天之所以能夠獲得各殖民帝國賜予的「獨立」或「聯邦」，除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客觀環境的變遷因素外，殖民地人民的多年鬥爭也是一個最有力的條件。不過它們的鬥爭卻是由微而著、由弱而強地發展着。最初是由少數「忠臣義士」所發動的「復國運動」，以後發展成爲知識分子的啓蒙運動和「原始式的」農民暴動，最後匯流而成工農羣衆、小資產階級、開明地主的聯合行動。這種情形，在各殖民地的革命鬥爭過程中都是或隱或顯地體現着。例如：在越南，最初有一八八五年的咸宜王孫起義。一八九〇年有黃花探在北圻的起義。一九二四年有嘉林農民五千人暴動。一九二五年有西貢兵工廠的大罷工。到了一九三〇年，越南共產黨開始成立並



聯合越南國民黨發動「安拜大暴動」。以後便發展成爲「越盟」所領導的反日反法的鬥爭。在印度，最初在一八九六年有鐵拉克 (Tilak) 領導國民會議從事排貨運動。第一次大戰後有甘地領導的「不合作運動」。世界經濟恐慌以後，才由尼赫魯返印領導國大黨加強反英運動。第二次大戰後，由於英帝的分化和尼赫魯等的變節，發展成爲印度解放運動的再出發——「印度民主統一戰線」反英反賣國政權的鬥爭。在印尼，最初有一八三〇年的「爪哇之亂」和一八七一年的「亞澈之亂」(蘇門答臘)。一九〇六年，有知識份子啓蒙運動團體「美的努力社」(Boedi Oetomo) 成立，第一次大戰後，一九一四年成立「(東)印度社會民主主義聯盟」，以後分裂爲「(東)印度共產黨」和「(東)印度社會民主黨」(一九一九年)，他們曾發動過武裝暴動，不幸失敗。一九二七年，蘇卡諾組織「印尼國民黨」，成爲印尼民族獨立運動的主流。但自第二次大戰以後，由於蘇卡諾等的妥協，使印尼獨立運動橫遭阻礙，而另由印尼社、共兩黨再撑起反荷反妥協的鬥爭。此外，其他各殖民地如緬甸、馬來亞、朝鮮……等地人民，他們也都經過一段漫長的鬥爭過程。今天，

他們的鬥爭目標已經打得正確而鮮明，「反帝反封建」正成爲他們第一條鬥爭守則，他們的革命隊伍也已經由細流而匯成巨川。工農羣衆的普遍覺醒，保證着他們革命鬥爭的必然勝利，目前各殖民帝國所遭遇着的現實，正如美國評論家威爾納所說：「一條緊張、不寧靜、半戰爭的帶子，現在正從中國經過東南亞、印度洋、中東和地中海，伸展到北非的大西洋海岸。這個地帶正成爲大戰後殖民地戰爭的舞臺，並有他們自己的戰略。這種不寧靜的地帶，被各種形式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和到處民族對立所聯繫着。在殖民地戰爭中，技術上的優越和現代武器，較諸在正規戰爭中，是不重要的和少決定性的。在反抗者方面，擁有空間與數量上的比重及增長着的民族的堅定的政治立場。在一個殖民地戰爭中，士氣是由政治的熱情構成的，現代的戰爭已經證明要在殖民地陣營中獲得勝利，是非常困難的。」

時代已經敲起殖民帝國的喪鐘，殖民地人民將用更英武的鬥爭掙脫奴役的枷

鎖。

——完——



(14427)